

使守令嫡姪云以近日下書各道之意又下書可也

乙酉傳于政院曰今觀平安監司

曹光遠狀啓寧邊自去六月二十七日至今閏六月

月初三日或雨或晴川渠漲溢慈山自去六月二十八日至今閏六月

閏六月初三日下雨川邊禾穀水沉德川自去六月二十八日至今閏六月

至今閏六月六日連日大雨田畝或川反浦落埋沙水沉江

東自去六月二十八日至今閏六月一日連雨水漲禾穀

無傷水邊人家沉沒男女七名夜半漂溺致死家舍牛馬亦為漂流平安一道亦多水災依昨日

傳教亦下書監司○日微暈

已丑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寅 上召對○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卯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七月壬辰朔京師兩雹慶尚道榮川義城兩雹大如烏卵

癸巳以權琪為刑曹參議柳昌門為吏曹正郎奇大恒為佐郎

丙申 上親傳 宗廟社稷祭香祝○日微暈

丁酉刑曹判書鄭世虎參判姜顯啓曰 宗廟所用琵琶偷竊人業已承服今當照律矣然外間之議或以為琵琶非神御之物不當以一罪照律云臣等之意以為此樂器乃格神之物非

掌樂院常用之比專為廟中所奏而莊諸庫中則豈下於帷幄

等物律文乎且不以祭器而論之則當以官物例照也官物是

釜甑刀匕之屬律文指饌所之器而言不可以此例視也古語

有盜高廟之器褻大廟之簾云則廟中之物豈下於內府財物

乎律文犯此者亦是一罪則此琵琶當以何器論決乎請須先

定琵琶所用輕重然後照律傳曰收議于大臣而照律李芭議

不數之樂器擬之於神御所用欲置之於○觀象監啟曰來八

月初一日日食於內外篇大明曆三法俱以為當食於地下云

但外篇回回法以為復圓在卯初二刻日出在卯正三刻云其

間只隔一刻若未及復圓而日出雖或復圓而出其色異常則

此乃非常之變不預為救食之事而有此變則其將何以救

食事請捧承傳傳曰如啟○禮曹判書鄭士龍等啟曰畠山殿

使送上副官等成化庚子年以前各年謄錄內連續接待自此

以後六十九年絕不來往戊申年三月昌虎首座等與日本國

王使臣一時出來但無符驗故令邊將開諭入送今如川西堂

等持國王符驗書契及本殿書契對馬島主文引出來接待似  
當然曠絕通信積有年紀雖有舊例自曹獨斷為難收議大臣  
何如傳上如啓大臣議皆以為依舊接待以慰遠人從之

戊戌憲府啓曰奉知敦寧府事韓恂在廢朝絕吏亂政人多  
被害又於家中有瀆亂淫穢之事恂潛如寡妹醜聲傳播必以惡謚加之然

後方得其實今以襄平為謚其失實甚矣已越三度之署率左  
贊成金瑄以恭簡為謚而釋簡字曰居敬而行簡云行簡則當  
矣居敬太過故亦越三署請並改正答曰如啓○夜流星出天  
津星入王郎星狀如大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己亥 上召對

庚子日微暈夜月暈

辛丑夜月微暈

壬寅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申光漢曰先王朝對馬島倭人往

來時給五十船料食其後減二十船又減五船今則已為約束  
只給十九船糧料島倭以此輒懷不愜之心常以為不食匱乏

終難守東海其言既不恭今見其書契辭意是必他日欲自作  
耗於我邊而若見捕於邊將則必以是為言曰我若為盜前日  
何敢自告以請殺海賊也其詐術想必如此今又有小二殿書  
契云歸願使船為風雨所漂不知去處若漂到貴國須許容待  
此二言不同慮有難測之術請與大臣議而修答大臣議申光  
漢所啓日本國小二殿書契內若有漂到貴浦者非倭賊也撫  
育而賜于此使船云對馬島書契內大明商船引率日本入求利  
者不知其數皆日本大賊黨也悉可殺戮云此兩書契禮曹修  
答時並以義答之答曰知道

癸卯 上御朝講

甲辰 上御朝講 ○以南世健為戶曹叅判金明胤為漢城府左

尹祭世英為京畿觀察使鄭彥慤為掌隸院判決事

名士時人謂之闕羅差使嘗與其友成彥博語乙事瑠實不  
與謀彥慤欲上變李楨極救而止其平生用心無非究終為  
所騎馬蹶死時  
人謂之馬蹶

乙巳 上御朝講特進官尹思翼曰小臣平昔與具壽聃語曰

中宗朝行幸時柳灌入坐都摠府大駕下弘禮門階砌時灌始出來其無敬上之心如此見此一事可知其人之終始壽聃曰其人之本不如此臣又曰其日可知其人之本壽聃又力辨曰其人之本不如此臣聞之每以為未安而不敢上達今始啓之

史臣曰壽聃李芑五寸姪也洞知芑兇隱陰險倡議駁之芑以是切齒必欲殺之尹思翼逢迎其意以壽聃平日私語捏告于芑芑迫使上達又囑李無疆以為外應思翼中無所主其子玉性甚險邪善為趨附教誘其父獻諂權姦使士林受禍聞者莫不痛憤

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儉執義成世章司諫李無疆掌令李希孫南宮忱持平任龜巨高孟英獻納韓沃正言李重慶啓曰罪人具壽聃黨惡反覆之罪貫盈久矣前日定罪時特蒙寬典只竄于外物情憤鬱久而愈激今日經筵之上工曹判書尹思翼所啓壽聃申救柳灌之言臣等聞之不勝痛憤以逆賊柳

灌之心為本不如此再三力辨其幾言如此則其包藏禍心何異於柳灌壽聃嘗為大司憲完席議事之際必常大言曰當今之時何事可為乎當待聖主之出而得同德之臣盡革今時之習然後始可與有為廢朝時臺諫監董瑞葱臺等役當此時臺諫坐司行公苟具體貌是亦足矣何暇有所為乎與陳復昌通簡曰今之禍胎在於梁松以領相為腹心以內為窟穴梁松即漢光武之婿有寵而受禍者此指清原府院君韓景祿領相斥李芑此猶不可道况指內為窟穴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與復昌相語曰以 祖宗積累之業揆之則國祚庶可延長當今紀綱解弛百孔千瘡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其心凶慘不忍言也人臣之罪有一於此尚不得容於覆戴負此極惡大罪豈可久逭天誅乎請速依律定罪答曰壽聃事今觀呀啓不勝駭愕壽聃常時經筵之上啓事之際每發 謹論故予意以為正直之臣也前日論啓始知其為小人且觀此啓無異叛賊之人以其罪見之則固不足惜然依律定罪亦所不忍故不允○日微暈

丙午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儉等啓曰罪人具壽聃申救  
柳灌之罪固不容誅待聖主可與有為之言引廢朝譏侮之辭與  
陳復昌通簡相語之事原其心又不可忍言人臣負此大罪安  
敢一日苟存於覆載間乎請速快從公論明示好惡答曰壽聃  
原其罪則所議當矣前者久處侍從常為謹論故自上信任而  
今追思前日信任之事至為寒心然依律定罪有不忍之心故  
不允世珩繼儉等再啓曰具壽聃之罪人所共憤自 上雖有  
不忍之仁不可施之於極惡之人其它蔽兇悖之心無異於叛  
賊自 上既已洞照而不及快從公論臣等不勝缺望請速依  
律定罪以快輿憤答曰壽聃罪大惡極自上非不知也依律定  
罪則有不忍之心故如此留難耳世珩繼儉等三啓曰具壽聃  
久側侍從之列冒竊天寵極矣外示謹論內懷邪譎上欺 明  
主下欺朝廷咫尺天威敢蓄異心追憶寒心果如聖教兇悖不  
道昭著至此自 上留難何以懲惡請速快從公論依律定罪  
答曰壽聃以其罪觀之則不足惜也即位以後人心至今不靖

愛君之臣少而寵待之臣又懷異心此乃予否德所致豈不自責近年以來如此之人累被大罪豈為安心乎依律定罪及屢思之不忍為之故留難至此耳世珩繼儉等四啓曰具壽聃罪大惡極自 上既已洞燭猶以久忝侍從為念再垂不忍之教聖德美意固為至矣然有罪必罰有惡必誅然後王法始可明而亂賊知所懼矣請快從公論依律定罪答曰壽聃不忍治以重典之意已盡言之不久世珩繼儉五啓曰臣等伏覩下教丁寧不勝感泣不以亂賊為罪反躬自責懇迫之至一國臣民孰不感激雖堯舜之世未免有四凶而能以罪罪之故不能累於聖德今者陰懷異心者雖出於寵待之臣是自為亂賊之徒耳豈聖化未及而然乎若用刑之當罪如堯舜之光明中外臣民咸服之不暇豈終為聖治之累哉請速快從公論依律定罪答曰壽聃事如此治之非國家之美事故不忍快從而論執至於此極只賜死

史臣曰壽聃與李芑切親故洞知芑兇屬陰險芑之所為有



時規諷芑內不悅而外若容受焉芑平日以知庸學自許嘗邀朴光佑方欲講論會壽聃來光佑曰具某亦知此可問之壽聃講討良久芑甚不悅後芑籍元勳之勢據首相之位締結清原尉韓景祿交通內外專擅威福朝廷官爵大抵多出其門尹元衡內懷不平戊申歲壽聃為大司憲雖與元衡不同然方元衡困於大小尹之說壽聃陰有以和解之元衡嘗以此德之壽聃將論芑之罪惡言於元衡元衡可之然不過欲挫其勢耳壽聃議於大司諫陳復昌而彈之弘文館又和其議章奏交上其惡益彰元衡雖不悅李芑而實未欲去其一體之人故止適相位而已及己酉芑復相時壽聃又為大司憲語其同僚曰芑雖不容於公論然幸今已老凡人老則或有慈心雖令尸位亦無所妨及芑之凶恣日積平生睚眦必置重典壽聃亦恨知人不明有時對人語芑陰私芑聞而切齒必欲殺之李無疆承其指謀於尹王使傳於其父思翼曰豐城欲去壽聃不可不就謀思翼與無疆聚謀於芑家以壽聃平日私語捏告于芑芑迫使上達明日有朝講思翼以特進官入

侍極陳壽聃之罪而無疆前於經席既陳其罪又為外應論以一  
罪賜死于配所人甚寃之壽聃為人天性穎悟心懷坦夷無畦  
畛真愷悌人也然好議論薦人縉紳間言語聞即告人人皆知終  
必取禍初見陳復昌以為慷慨之人而薦之至與披肝膽通書信  
及其奸狀已著始欲為之警責以激其蛇蝎之怒終致殺其私書  
而搆陷之以至於死蓋暗於知人昧於處已壽聃之死有以自取  
之也

○兩司啓曰漢城府右尹李灑前為清洪道監司時惟新逆黨  
漏落奴婢本縣推刷牒報灑令還給本主事甚駭愕請推考治  
罪答曰如啓

丁未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倫等啓曰罪人具壽聃畜於  
心叢於言者極為兇逆與叛賊無異其所言皆有證據明白無  
疑近來被罪者無如此人之甚只命賜死物情尤為憤激緣坐籍  
沒等事請並依律自古治亂賊尤嚴於黨與許礮宋純素與壽  
聃締結交密凡邪議異論異口同辭壽聃凶逆之狀無不與知

當初定罪啓請竄逐遠方而禁府皆定於內地便好處許純洪

順殊無懲惡之義李浚慶李潤慶俱以逆臣中悅至親非徒不

為緣坐並被擢用國恩至重尚不知感與壽聃結為腹心鼓動

邪議以乙巳被罪之人皆為無罪申救逆賊而為解釋中悅之

地慎居寬以被罪之人曾不知懼公然出入都下與壽聃等共

唱邪議庇護逆賊此輩之罪與壽聃無異請並極邊逐竄亂賊

親屬並治其罪者乃所以絕其根柢而定是非鎮人心也逆賊

李霖兇謀秘計與柳灌等本無差異而其同生弟刑曹正郎李

馨尚保官爵物情駭恠吏曹正郎柳昌門以柳仁淑同姓至親

為仁淑所厚有同親子及仁淑伏誅附托奸人陳復因保顯仕

亦多陰譎反覆之事柳灌以武定實鑑為不可印見唱言之時

則不聞不可印見之言人皆痛憤惟新逆黨以儒為名者皆受業於李若

冰者也若冰被誅以此發怨結黨謀逆此近古所無之變也開

城經歷崔蓋國以若冰高弟平時情厚特為深密且與逆黨崔  
大立等為同姓四寸親而居同一里方其謀逆之時蓋國以本

道都事往來鄉家其逆謀不可謂不知李霽昌門蓋國請並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以定是非以鎮人心谷兩司曰具壽聃事後律定罪既不忍為故已命賜死不可改也不允許磁等五人其所犯之罪如此故以宰相之人已為付處不須追論李霽昌門蓋國事只罷其職世珩繼儉等再啓壽聃緣坐籍沒許磁宋純李浚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窳李霽柳昌門崔蓋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皆不允○夜月暈

戊申 上御朝講司諫李無疆曰具壽聃奸狀顯著無異叛賊依律定罪可也而自上垂惻怛不忍之心只命賜死物情愈激大抵此人之事非一朝一夕偶然生於心而發於言也其所從來遠矣已卯之禍至今連絲為國大禍當是時也趙光祖首唱其事然光祖善人而無瑕也如輕薄好名徒為外飾者側於其間以其子弟門人附于已者以為善士之類而推薦其他自立不附者以謂其心未可知慢侮擯斥使不得容跡以此得濁亂朝政之名而終成大罪柳仁淑鳴張於乙巳自以為已卯清

流包藏禍心指涉於安慶譙叛逆之人曰此非叛賊乃公論也  
已收賢良科亦盡還給其凶謀無狀終伏天誅具壽福名高於  
已卯壽駢乃其弟也許磁連婚於金安國宋純朴祥之弟子李  
浚慶李潤慶李若水之同姓至親慎居寬趙光祖之族屬欲興  
復已卯之人和唱異議反以柳灌柳仁淑之事為無罪此乃邪  
論之根抵也壽駢則乙巳之時日赴柳仁淑之家其兇謀逆心  
無不與知只以奸巧無比故仁淑被罪之時能免其禍猶不自  
艾欲制元勳之人而後展布其志常時所言必怨時事至幾口  
不可道之言證據明白罪不可赦雖不取服不得已藉沒緣坐  
然後人心為快矣許磁自少豪俠放蕩不自檢束已卯年不得  
容跡下歸昌原已卯人敗後癸未年間始得登第時南袞為政  
丞磁謂袞袞曰近間往何地而久不相見乎磁曰不容於已卯  
故歸鄉已久今始上來袞以磁不附已卯為賢即薦為玉堂學  
士其後已卯之議復興金安國在利川磁求為楊根郡守楊根  
與利川為隣邑往來交結又以其子為安國之孫壻安國以此

推薦登用及柳仁淑勢焰大熾奸謀已成磁乃與申秀涇交結  
當元勲治逆之時以奸巧得參功勲其後顯言於崔汝舟曰乙  
巳之人指柳仁淑等誤蒙極罪我反為功臣難免小人之名於後世  
云其心不正如此又與具壽聃共唱邪議壽聃輕薄之言無不  
與知宋純乃朴祥之弟子祥為一時名重之士純以其弟子發  
跡而締結已卯餘人鼓動異論無所不至浚慶潤慶以有名文  
士為時推重潤慶之子中悅死於亂逆之罪不被緣坐反蒙擢  
用尚不知感反生異議乙巳罪人指為無罪為伸釋中悅之地  
慎居寬得罪之後猶不知懼出入都下互生邪論原其罪則何  
異於壽聃乎當初定罪之時自上施好生之德而寬貸焉自  
下亦不以一律罪之罪重罰輕人或云此人等若真有大罪則  
何如此從輕乎以此人心不無疑感請極邊遠竄以快物情罪  
人親屬若不盡除猶在都下則必至於互發邪論故自古未有不  
深治之也李霖之罪同於柳灌而罪律獨異者必以位卑而然  
也然其曰慈殿不可聽政之言極為凶悖猶不依律痛治李

齊乃其親弟尚保六曹郎官物情愈憤惟新逆黨號為儒者皆李  
若冰之弟子怨其若冰之死謀叛聚黨其為大變千古所無崔  
蓋國亦於若冰終始受業情意深厚又與崔大立等同姓四寸  
其逆謀不可謂不知而尚在朝班柳昌門以柳仁淑同姓切親  
又為一家大宗視如己子仁淑被罪之後又附託陳復昌得保  
顯職在同僚之中處心陰譎反覆只罷其職不足以懲戒請黜  
送門外此藉尋常彈駁之比也快從公論然後奸人自戢矣持  
平任罪臣曰具壽聃等罪狀已盡啓之臣子居宰相之列救友  
朋叛逆之罪忘君父之大義而不忍為也而與陳復昌通簡之  
言至為無狀至於完席之上又發譏世之語與李浚慶許磁等  
相為締結大言時事而无忌至於尹思翼語柳灌之罪狀則壽  
聃再三力辨曰其用心本不如此云其無君之狀發於公論與  
逆賊無異依律定罪有何疑乎許磁等與壽聃互生邪論而近  
道付處物情愈激罪人親屬不可寬貸而使在都下請勿留難  
侍講官尹玉曰近來士林之禍皆由於己卯 中廟好古之心

至矣其人等以為風俗可以一變而紛更法令其勢焰鴟張靖國功臣以為可奪妻子及宗親以為可用 祖宗舊法欲輕改於一朝盡逐老成之臣一日之內彈駁士林或至八九人然先祖有儒者之心而不知時宜也其所付託如金湜者用心不正終至於濁亂朝廷俱伏天誅其餘則又犯安慶蕪之亂皆被大戮其後壽昉為弘文修撰浚慶亦為博士入侍夜對雖不得顯言其非叛賊中心以為曖昧故啟其開釋之意 中廟特釋焉壽昉其時以秩卑年少之臣敢發如此大議後日主張邪議於此可知厥後巷議漸起或以為己卯餘人必皆收用及金安老見敗之後尹希聖上疏陳己卯餘人曖昧之情 中廟以為儒生豈偶然計而啟之乎又教之曰己卯餘人用之而勿叙顯職自此其類滿朝漸生異議以致乙巳之禍乙巳罪人皆是己卯之黨流大抵亂逆之人雖三尺豎子欲食其肉昔孔子修春秋所以嚴治其黨與頃者浚慶差兵曹判書潤慶除工曹參議之時小臣以持平發議於同僚曰中悅之父與叔不宜至此



陳復昌曰此人等不可駁之使逆賊至親置諸權勢之地無恠乎邪議之鼓發也昔王敦之叛王導以其至親為嫌率其家屬詣于闕下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待罪累日周顛知王導無秋毫之犯故伸釋焉苟非王導則豈以逆臣之親而登用乎管蔡周公之兄動搖朝廷能斷以大罪故周室鎮定大抵明辨是非嚴治其罪然後朝廷鎮定近來是非不定故敢啓無疆又曰壽聃許磁等論啓定罪之時自上教之以其中不無輕重故壽聃許磁宋紳只請付處遠方所謂遠方者兩界是也禁府皆定配於內地便好處知惜其人而不畏公論如此之習深可慮也不得已快從公論然後可以矯如此之習也彙臣又曰己卯餘類至今如此故枚舉而已啓矣漢之黨錮宋之洛黨蜀黨皆知有友而不知有君父故國脉以之而傷大抵黨與之罪洞然而快治則是非明白朝廷鎮定矣王又曰古人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謂無過自生民以來惟孔聖無過則用人不可求備當隨方量任使適用可也而已卯之人心偏

好惡博擊人物小有過誤駁之太甚終亂朝廷宋之洛蜀黨亦以私憤角立相詆其弊幾至於亡國孰不痛憤自 上苟能明

知是非辨別賢邪則聖明之下安有奸人之容跡乎 世宗大

王知九品以上朝士 成宗大王知六品以上官負而洞照賢

否苟能若是則雖有大奸自戢而無所容矣無疆又曰知人則

哲堯舜其難之壽聃好為黨論經席之上所言似正自 上每

以為正直之臣及其奸狀敗露自 上教之以寵待之臣又有

異心見此傳教滿朝臣子孰不感激臣昵侍經幄亦有慙覲大

抵捷捷利口有害於政善為說辭者未必皆賢凡人之用心行事

察而任之則朝廷之上人心定而風俗正矣各兩司曰具壽聃

事以其罪見之則所改之意當矣然不取服而已賜死又為依律

未便不允許磁等事以其罪見之固不足惜也已定付處今又

移配亦騷擾於耳目不須遠竄李霽等只削奪官爵○大司憲宋

世珩大司諫元繼儉等再啓具壽聃緣坐籍沒許磁宋純李浚

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竄李霽柳昌門崔益國門外黜送事

皆不允

己酉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任權曰近來國家任事之官自相

作孽終蒙大罪者多矣自 上當初若能知而用之則必不至

於如此儉邪一二人相與締結濁亂朝政使人莫敢開口終雖

自斃而被罪臣恐自 上不及分辨之致也擢用儉邪幾至誤

國而乃治其罪有何益乎朝廷所為有同兒戲不勝寒心○大

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儉等啓具壽聃緣坐籍沒許磁宋純

李浚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竄李霽柳昌門崔益國門外黜

送事皆不允○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戌 上御朝講○世珩繼儉等啓具壽聃緣坐籍沒許磁宋

純李浚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竄李霽柳昌門崔益國門外

黜送事皆不允○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亥 上御朝夕講○世珩繼儉等啓具壽聃緣坐籍沒許磁

宋純李浚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竄李霽柳昌門崔益國門

外黜送事再啓不允○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子 上受朝參御朝講○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儉等  
啓具壽聃緣坐籍沒許磁宋純李浚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  
竄李霽柳昌門崔蓋國門外黜送事皆不久至六啓不久○弘  
文館副提學慶渾直提學洪曇典翰尹玉應教禹瑞副應教尹  
春年校理韓智源鄭宗榮副校理李士弼副修撰王希傑博士  
金貴榮著作柳順善上劄曰具壽聃兇逆之心自不能掩故其  
發於言者固非一再而顯有證據推其本心與逆賊無間不可  
以不取服而末減其罪許磁宋純締結壽聃鼓動異議潤慶浚  
慶謀釋中悅唱為邪議慎居寬以彼罪之人冒入都下互唱於  
其間厥罪惟均所當遠迸而近配便地物情愈憤李霽柳昌門  
崔蓋國俱以逆賊親屬所犯亦多漏網於定罪之日已云幸矣尚  
在輦轂之下怨懟譁張之患安保其必無於後日也臺諫為國  
家大事累日極論而自 上留難至此尚不快從茲徒公論鬱  
抑久而愈激竊恐王法不嚴無以懲亂賊之黨也答曰壽聃罪  
大惡極故已示重典而茲取服之事反覆計之決不可依律定

罪故不允許磁等罪狀如此故以累朝宰相已為竄逐不須改也李霽等初不舉論於綠坐而門外黜送又無法典故不允○領議政李芑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會賓廳議啓曰水軍之昔比前尤甚日就流亡無望蘇復若不別立科條革弊末由以京官結銜御史下送監軍周年相適可試一為之以觀其效不為無益但有水軍處一時並送恐或弊生姑於水軍多處慶尚全羅兩道擇年少文官御史結銜差送只令巡行沿海各浦及水營按察水軍休戚六朔相適何如因經廷官所啓命議之故云答曰知道其後議施行○以尹敦仁為開城府經歷李友閔為司諫院正言○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微暈

癸丑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儉等啓具壽聘綠坐籍沒許磁宋純李浚慶李潤慶慎居寬極邊遠竄李霽柳昌文崔益國門外黜送事不允再啓不允○傳于政院曰今月雖曰初秋然已入八月節雷當收聲而去夜雷電非常災不虛生罔知所措○領議政李芑啓曰去夜天變非常近日太白晝見災異疊

出自 上軫念至矣而小臣既無德望年齡又至七十有餘不

能治事之時也况三公之列首相尤重擇有德者授之何如且

小臣無德屢登人口 指安名世事及良才釋壁書之事 益為未安答曰即位以後

災變不絕今值雷始收聲之時又有非常之變國家之事未

知然何如也德望之重孰加於卿乎災變之生皆自上不明而

然也芑再啓曰人君置相臣者欲其輔相德義也自小臣為相

之後未嘗進一君子退一小人徒為儀章隨行而已况具壽聃

乃小臣至親小臣明知其回邪反覆而不能黜退竊臺諫之發

議乃敢啓之此亦小臣不能盡職之故也往日罪人定罪之時

未能處置至于今人心不定此亦小臣不明無遠慮之故也今又

臺諫論執大事小臣居首相之位亦無一言但聽臺論合同而

已豈合於為相乎小臣之不職如此上貽 殿下之憂慮以至

災變之疊出臣不宜在職速選賢德以副物望以消天變臣不勝

惶恐答曰自古小人君子辨之為難壽聃等自 先朝長在顯

職每為謹論故常以為可用之臣豈知奸狀至於此極乎予以効

冲無知人之鑑非但大臣之過也德望孰加於卿乎勿辭○大上  
御夕講○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啓曰今雖七月未盡而八  
月之節已入去夜雷霆實出於非常其為災變甚矣臣等俱以  
無德在相臣之位以致災變之連綿請遣臣等得賢者置諸相  
位則可以無災變矣答曰即位以後災變連綿自上反覆惕慮不  
知所為今者人心不定天之示變亦如此皆予不明之故非大臣  
否德之致德望孰如卿等乎勿辭○巳時大白見於未地夜流星  
出紫微垣入乾方天際狀如鉞尾長四五尺許色白月暈

丙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周公之於成王親則叔父  
義為大臣遭流言之變天若不為反風則成王之惑終難解矣  
大抵無根之言眩亂黑白雖父子君臣之間亦使離間唐虞之  
時尚有巧言讒說之人後世亦或以利口為賢為人君者苟能  
明在我之智洞照其奸邪則奸邪不得以蔽焉且後世之人忠  
信者少媚嫉者多構成流言無代無之以我國親見之事言之  
則柳仁淑見人則語曰近日甚囂之論何如此指其將易樹子也

出於自中而造之言而中宗大王亦難鎮定欲傳位東宮頃者又有奸臣敢為口不可道之言而辱及於君父不勝痛憤周禮有造言之刑大典大明律有亂言妖言之律中原又於闕內高處立牌而書曰謗說者斬此皆帝王不得已為之而非固欲防人之口也乃欲其勿為妨賢病國之言也浮薄之時則有此流言之弊自上固宜洞照也稽之於古戰國之時有遊說之習漢承秦之後政尚寬大黎民淳厚耻言人過豈不為美乎小臣前日所啓曉諭中外之意欲使後人感激懲諸既往之咎也或曰人君求言則可也雖私議使之勿言則恐有妨於言路其意則圓滑也然臣之意蓋欲其勿為邪論而務為忠厚也或又曰人君教諭臣庶不可如一家父兄之教子弟而事體不同臣意以為人君處君師之位豈可不為諄諄然教之乎唐虞之時庶頑詭說者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果為非教乎流言者古今之通患不可不禁故敢啓○巳時太白見於未地夜月微暈

丁巳

上御朝夕講

○憲府啓曰承旨之任出納惟允使大小



政令無不得宜其責重矣近來注擬之際不擇當否盡書通政  
間有混進之譏物情未便請自今擇擬三望以重僕舌之任答  
曰承旨自 祖宗朝不擬三望今不可改也如有不合者則自  
有物論矣不久○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戊午 上御朝講

己未以任說為禮曹參議朴忠元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周世鵬

為成均館大司成

世鵬父及親負土成墳不食醬所畜犬常隨  
行亦不食肉者三年人以為孝感所致又母病

將不起焚香禱天其夜夢神人與白絲八兩後八十日而發  
八兩者八十錢乃其祥也人皆歎服其誠孝也世稱其尚古好善

而中年屈身於李苞知李符之惡而為其墓碑類極稱道且於  
經席論鳳城君枕事至引漢淮南王之死以證之識者非之

辛酉 上御朝晝夕講○傳于政院曰頃者霖雨既霽日候清

明西風又吹餘存之穀庶幾有西成之望又冷雨大作淒風且

起損傷禾穀安有如此憫惻之事乎屢設祈晴祭似為煩瀆然

雨勢如此何以為之其議于禮曹禮曹回啓曰今者霖雨復作

害稼必多至為可慮然祈晴祭前已再行似為煩瀆姑待一日

觀雨勢為之何如傳曰如啓

八月壬戌朔日當食密雲不見

癸亥遣漢城府右尹申瑛如京師賀冬至○傳于政院曰今觀

咸鏡北道兵使南至啓本慶典自閏六月十七日大雨始作十

吾地撫夷造山沿江慶源自閏六月二十六日下雨二十八日水

不知其數覆麥沉沒慶源自閏六月二十六日下雨二十八日水

腐胡家全數漂沒早晚未穀盡為沉沒水災慘酷彼我人時

方阻飢關防重地被災至此至為駭愕明日三公及戶曹堂上

並命招同議移穀救荒之事大臣議啓曰令本道監司計各鎮

倉穀幾何慶源慶興失業軍民戶幾何鏡城以南各官倉穀多

寡可以移給者又幾何今年農事收齊稅入者其邑幾結大槩

商度斟酌馳啓後更議施行答曰當依議為之然姑令以倉穀

救賑事下書

甲子 上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李芑尚震金益壽皆觀象

啓曰臣等見欽敬閣製作極為精巧後世莫能及也但行鈴之

路預為詳察學其規制若有破毀則改修為當且十二朔分明書

標畋獵稼穡等事合於幽風七月之詩者亦隨月書之付標其

處亦當答曰知道○憲府啓曰漢城府右尹李瀼前為清洪道監司於惟新逆賊田民財物籍沒時擅給本主事出緘問之瀼抗拒吞通清洪監司及惟新縣監等所藏文書取來憑考則逆賊等田畝財物已見於推刷而還給本主者果多有之逆賊籍沒乃所以懲惡人所共憤雖一毫微物不可私與瀼請下禁府窮推定罪答曰李瀼事當初見其緘辭似多寬憫之情故傳播之言慮有不實之請也今文書如此則無可疑也如啓

乙丑憲府啓曰惟新前縣監李致在任時逆賊等欲舉大逆謀聚千餘人其黨崔大受列書姓名出回文知會事覺伏誅其年秋有人得其回文將告變來京回文中名付人子弟路捕來京者訴于李致致即牒報監司李瀼用大杖刑訊斃於一次凡告變之人雖在尋常臣子所不敢沮遏况此惟新逆賊人所共憤所謂回文已現於逆賊之指所關極為重大愚夫亦當知之李致既已沮遏使不得上達又至杖斃以滅其跡其用心兇惡與逆賊無異逆賊等奴婢田畝家舍財物推刷時致以本邑之官

當差真推刷之際發於言現於色反以推刷為怒使之過半脫漏其心所稔類皆如此其為兇惡益可知矣李致請拿來與李灑並窮推定罪禮曹正郎柳涉前為清洪道都事時監司李灑逆賊等籍沒田民家財擅給本主事涉亦同叅請並下禁府李灑等推鞠時清洪道取來文書請移送禁府使之憑閱推鞠答曰並如啓○諫院啓曰漢城府右尹李灑前為清洪道監司時惟新逆黨已刷出田畝財物擅自還給本主者甚多其不知君臣之義庇護逆賊情迹昭著至為無狀近來人心不靖邪論未殄雖在宰相之列者忘君護賊無所忌憚李灑嘗與具壽聃等相為朋比其議論行事無不與同故目見惟新逆賊古今所無大變而公然力護無所不至使是非顛倒人心携貳其根柢有自来矣禮曹正郎柳涉以其時都事同叅公事請並推鞠前惟新縣監李致方逆黨籍沒之時不肯舉行委諸下吏多致踈漏逆賊定罪之後有一邑人持逆黨列書回文更欲上變致因回文中見叅人來訴捉致囚禁報監司李撲殺事甚駭愕請亦拿

鞫荅曰如啓傳于政院曰見李瀼等事臣子所為安有至於此極乎撲殺告變之人還給籍沒之物此臣子所不忍為之事至為寒心○夜流星出天田星入巽方雲間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丙寅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卯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傳于政院曰京畿前日已被水

災今又見監司蔡世書狀廣州揚州自去月二十七日至三十

水汎溢加平朔寧婁風冷雨連日不止風水之災近古所無畿

甸民生之事至為可慮冬至方物勿使封進○憲府啓曰慶尚

全羅兩道御史為先別遣之意至為美矣僉使萬戶泛濫之罪

皆得自斷兵使水使之失亦得以彈劾至於凡民之怨咨守令

之貪虐皆不宜不知而雖監司若有大過則亦何敢容默其任

至重當擇其秩高諳練經熟事情者差遣以望其效禮曹正郎

李壽鐵兵曹佐郎任呂物望則有之矣但官卑更事不多請以

秩高經熟者不計他務擇遣軍民痼弊兩界尤甚而最遠於

京朝廷見聞不能及大小邊將恣行無忌救弊之急益切他道請並差遣且糾檢多端只以監軍為號恐未周偏請命改之  
答曰如啓兩界御史差遣事隨後發落仍傳于政院曰他道亦遣御史事以臺諫所啓之意收議于大臣領議政李芑議今若差秩高御史使之摠治監司兵使則其任反重於監司兵使而監司兵使反出於御史之下名分倒置上下失序紀綱不立監司烏得以治守令哉差遣年少文臣巡按沿海鎮浦訪問水卒休戚兼察防備虛實行之無弊有所利益則欲並行於他道姑以年少文臣試於兩道耳年少則敢於言事位卑則權不重故也沈連源尚震之議亦同傳于政院曰當依議施行但兩界軍卒極為疲弊亦當遣監軍乎且必擇秩高諳鍊望重之人差遣然後守令自然畏戢矣此意并收議領議政李芑等議兩界監司兵使守令等得人為上如非其人則雖百御史何有益乎徒往來紛紛騷擾百姓也臣等初議擇遣年少者只令按察沿海各鎮浦所任不煩劇而且欲使權位不重無顛倒之弊也秩高

諳練望重之人差遣臣恐未安傳于政院曰此大臣之議其示

于臺諫御史以時在侍從臺諫之人差遣○義禁府啓曰李致

既已拿來其罪關重請三省交坐推問傳曰如啓喪人李致供

二十三日惟新縣監陳授六月朔六日到任十餘日名不知全

姓朴姓二三名持連名呈狀議送到付於縣其狀辭錄則不得

詳記其大綱則崔質孫以其同生兄歐打罪入居義州而率妻

子逃來當初入居時或及罪或作證人等每禽怨望持弓矢

夜間窺伺謀害辭緣推考治罪云急差捉來持弓矢謀害情跡

則事證不明不得取實而入居逃亡不得已取服後當還入送

故推考則曰不是逃亡受由出來而不納受由狀且當刑訊高

送子枝隱諱不肯直招故不得已報監司刑訊賀孫臨刑訊高

聲大唱曰汝所告變何時事乎今時事耶答曰洪亂餘孽尚存

因問之曰汝所告變何時事乎今時事耶答曰洪亂餘孽尚存

又云今亦豈無乎致以為殊常更問曰何語顛倒無倫故計料

不發說刑問臨時乃始發說乎聽其言語顛倒無倫故計料

其虛事且徙邊逃亡人任意致送為難且聞其言欲為告變亦

難任便處置故將比辭綠牒報監司則書目回送曰不得反實

事除雜項刑推云守令九公事一從監司處決故依法杖訊三

十度本以風病人因病物故而持回文告變事終不發說故

不知刑訊致死以臣子之心若致到任十餘日後始至推刷

八月刑訊致死以臣子之心若致到任十餘日後始至推刷

勝漏事致專不知之初懷仁縣監李致彌以差使負到惟新留

連二十餘日監司令本縣官一同推刷致意以謂本縣之負當

多定使今推刷造黨財產致監司使縣監同審矣只多定使令

之人致則不為同推刷至如發於言見於色反以推刷為怒

事不髮下三四十結多至於百餘結如崔洽則作戶人矣其餘則

小不髮下三四十結多至於百餘結如崔洽則作戶人矣其餘則

皆是他人以章下居生謂同戶所載不分彼此專嬰沒入非國  
家本意若不詳悉推刷則亦非懲惡之意以此常常說道而於  
刷文記皆已上來致之不為同條詳考憑閱則可以即知不可  
另其母永葬時葬軍出給事傳說致以為葬共亂之母義不可  
出軍故痛憤不給庇護逆賊杖斃告變人萬無其理崔賀孫推  
考作文自憲府取來憑考則可知其實漢城府右尹李奎供前為  
清洪道監司時差使負延豐縣監呂世琛賤報罪人呈琅樸夫甫里  
金名字付其某字田幾卜東則甫里金自己私耕田并入屬公恐  
為未穩因差使負所報還給本主甫里金非所以還給罪人且  
財物等因差使負所報還給公文親自點檢其中不緊細瑣破件  
物屬公後則已為官物而或遺失或破毀則與守者非徒受罪  
生散守令適代時為官物而或遺失或破毀則與守者非徒受罪  
官家擇其中右甚細瑣破件交周而不錄於啓本非所以還給  
本主虛實昏妄錯料他無情由大抵凡議論行啓本非所以還給  
來相交款密然後可以吐情論議而具壽冊自出身後二十餘  
年間一不來訪瀼亦性本愚蕙孤陋寡聞故非但壽冊他錄朋  
僚與瀼相從交親者鮮小况瀼去丁未年四月除拜黃海監司  
戊申年六月遠來同年十月又拜清洪監司前年十二月遠來在  
京日無幾專與壽冊朋比議論之事前年秋節惟新縣監  
李致瀼呈內崔賀孫稱名人以兄弟不和罪入居義州無緣逃  
還隱匿縣地留連不歸故以入居人逃亡罪依法刑問事匪送  
後同縣監更報崔賀孫以罪重入居人無緣逃來情由推問時  
持不干鄉中回文告變稱云發惡拒招濫慮其假稱虛事謀免  
重罪情狀過甚依前所報辭緣刑推事更為回送刑訊一次後  
因病物故事瀼報瀼但見知而已豈  
有性情阻遏使不得上達之理乎

戊辰憲府落曰逆賊奴婢田畚財物推刷文案本府行移以懸  
鈴督之甚似重大所當驚動迹即奉行清洪道監司金光軫非



徒不即輸送可考回牒終不上送惟新縣監柳仲郢只送不緊  
文書發馬行移別為更促然後可考文書始為輸送如此重大  
之事情不動心慢不舉行至於此極金光軫柳仲郢請並罷職  
以警其餘荅曰金光軫等事今者紀綱解弛凡事皆若此然光  
軫宰相之人只送西柳仲郢事如啓○諫院啓曰經國之道雖  
重在收稅而恤民之意不可不并行於其間故災傷踏驗之際  
防奸慮弊詳定法條載在令典其以實為災併各田小數合為  
十負以上者官吏罷黜所以重收稅也以災為實五十負以上  
官吏罷黜所以恤民隱也自 祖宗朝遵行已久猶患玩法之  
弊愈以愈深欺詐橫生終不可救今若以實為災者不併小數  
合計而犯一區十負以上者罷黜以災為實五十負以上者罪  
止杖八十則法條踈漏人不知懼只是計守令數罷迎送之弊  
而殊失收稅恤民之本意請依 祖宗朝踏驗舊規以實為災  
併各田小數十負以上以災為實五十負以上者并罷黜荅曰  
當隨後發落仍傳于政院曰以所啓之意其議于大臣領議政

李芑議臣觀諫院所啓其請恤民隱至矣其謂以災為實五十  
負以上者罪止杖八十則法條疎漏人不知懼者恐未安也蓋  
以災為實五十負以上守令罷黜者非 祖宗大典之法也乃  
後續錄所載也後續錄之法有不知律文大典之法而誤為遷  
就者居多不可為法故乙亥年兩司不為署經也且今之五十  
負比中朝不滿十畝也大明律十畝以下免罪則罪止杖八十  
亦重也但冒告災傷以實為災者於大典特重其法守令十負  
以上罷職此則舊法也且併各田小數十負以上為計者尤以  
為未安也假令二十負之田有十負為災則是未為過半災可  
以給災傷乎若給災則是違於大典六分災之法亦可用乎至  
於二負之田有一負為災亦如此則是可以合一負二負三四負  
五六負各田小數為十負乎至於二十負三十負五十負皆  
然五十負雖似為多以一結觀之則是不滿過半災况有一二  
負至於八九負之災者以一結言之皆可收稅也近來議臣皆  
不撓此意例以臺諫所啓重違而從之故後續錄之法多乖於

祖宗法典前日政府六曹已將此意熟酌復遵 祖宗舊法而

裁減後續錄之法以為恒規今已行之收稅入倉矣恐不可更

及沈連源尚震之議皆同○傳于政院曰所涉之罪雖大但都

事與監司不無間隙其先照律○夜流星出心星入坤方雲間

狀如鈴尾長四五尺許色白月微暈

庚午以鄭彥慤為漢城府右尹李愛弼為清洪道觀察使閔箕

為兵曹參知尹春年為弘文館應教李士弼為副應教任呂為

司諫院正言李壽鐵為弘文館修撰○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未左承旨金樹以委官意啓曰李瀼等迄不承服請加刑傳

曰李瀼與李致減死照律禁府照律入啓李瀼決杖一百流三

千里配于甲山在道身死柳涉徒三年配潺水驛李致殞於杖

下李致前為獻納時劾李芭時功擅弄之罪芭嚙之適守惟新

其民有得鄉中回文以為謀逆而構成告變者致審知不實

報于于監司李瀼杖殺之瀼為大司憲時亦駁李芭以謂行同狗

彘彘故芭亦蓄憤未發當殺入李洪胤家財之時洪胤以謂行同狗

母死死纒殞著表到官歷舉洪胤則惟不得其某物我之請選之

冷冷著喪服下入官府推其弟財物無乃不祥耶洪胤聞其語深

衙衙之裡告於其妻兒元虎變虎財物變語諸其叔元繼儉芭因囑大

司憲宋世尉共發之濫又不曾附尹元  
衡元衡時為禁府推官故受禍最烈

○諫院啓曰憲府凡公

事行移於外方則監司及守令即當驚動顛倒不容小緩誠以

憲府紀綱所存糾察京外最為嚴重京外之官若輕憲府之令

凡公事不謹奉行則朝廷號令終不得行而國非其國誠非細

故近者憲府以罪人李瀼李致等惟新逆黨奴婢財產還給本

主時文書無遺上送事發馬行移於清洪監司及惟新縣監處

此非尋常之事所關最重而監司金光軫具行移累日後始為

上送而無可考文書縣監柳仲郢則可考文書當初不送再度

督責後其還給本主物件付文書備數上送其緩慢不有法司

甚矣大抵近來人心不古下不知畏上號令不行政教壅滯輦

轂之下尚有此患况於外方乎且凡公事道內守令報監司監

司以回答之辭書於元狀藏於營中以備後考謄書其辭於本

官書目使之施行例也李瀼還給逆賊財產文書萬無遺失之

理而金光軫終不上送柳仲郢則欲隱不得黽勉上送李瀼則

庇護逆賊光軫仲郢則庇護李瀼徒知私情不知有朝廷極為

寒心請並拿推使之知有所畏以肅朝綱答曰金光軫柳仲郢既  
罷職不須拿推不允○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元繼儉執義成  
世章司諫李無疆掌令李希孫南宮忱持平任龜臣獻納韓沃正  
言李重慶啓曰罪人李滌死有餘辜今以減死照律物情非徒駭  
恠不勝憤激滌久在宰相之列咫尺經幄恩寵極矣反懷兇惡  
之計庇護大逆之類籍沒財產手抹差使負之牒擅便私給至過  
其半其情已難測矣又因告變之人滅迹拷掠之下其迹實與逆  
賊無異豈可容貸以示不忍之仁乎請窮推取服依律定罪答曰  
李滌事以其罪觀之則所啓當矣然累朝宰相之人不忍重治且  
近年人多殺傷自上未安之心固極尤不忍斷以大罪已為未減不  
須改也○日微暈夜月暈

壬申兩司啓李滌窮推取服依律定罪事五啓不允○傳于政

院曰今觀咸鏡北道兵使南致啓本慶興等鎮田畝專數被災

災人多溺死倉穀虛竭無以賑救軍民將為播遷他境禾穀損傷民已飢饉若不及時救

荒民必播遷他境邊鎮將盡空虛至為慘酷彼我人勿論別為

賑救事下書于兵使監司處前雖下書然斯速移轉賑救事亦是下書○憲府啓曰安邊府使崔終浩前為慶源府使時政尚苛刻使府民離心潛從彼人猶不知悔反加怒毒一種部落殆盡撲殺其部餘種常懷憤怨張弓矢待之至於耕種之時且不解兵其妄縱慘酷驚動虜情莫此為甚請罷其職以懲邊將縱暴喜殺之習答曰如啓

癸酉兩司啓李滯事四啓不允○上御晝講○以王希傑為弘文館副校理

甲戌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 上御于簾內領經筵事尚震曰近來人心不靖邪議不止李滯之事至為駭愕以律照之則為一罪累朝宰相之人至於如是臣等亦覩面目慈殿教曰士習不正忘君臣大義徒以私權擅措國事慢君蔑法律行無忌將何以維持國家乎逆賊籍沒之物擅便還給者前古未聞豈不大可駭愕乎近見被罪者皆是知有私權不知有君上士習如此極為寒心震又曰人心不同有如火面然齊

整之機實在於人君自 上當務齊整而一出於善也近來被  
罪者自 上非欲罪之皆自犯大逆竟蒙顯戮人臣孰不知也  
猶有邪議人心弗靖豈不痛憤乎知經筵事金光準曰李潛以  
宰相之人犯如此之罪至為駭愕此雖灑之所為然於國家莫  
非災變自 上末減其罪好生之德至矣人臣孰不感激乎且  
人君子可以國家之已治而忽之然徒為憂愁鬱悒有何益乎  
正心修德則自然可以靖人心而弭天災矣近來人臣雖多被  
罪非自 上失德而然也自 中宗末年人心不靖邪議橫生  
餘孽尚存故如是耳 慈殿教曰情不自安故自然憂愁鬱悒  
耳自 中宗末年人無敬上之心不知上下之分士習之不正以  
矣人皆擅權生殺與奪或出於勢焰國家大事亦欲以私議為  
之以為至今日相繼被罪此亦自 上否德之致也安得不如  
傷心乎震又曰惡德之人雖聖世有之是以堯舜之時未免有  
四凶自 上但當邪者退之善者進之而已古人云材不借於  
異代自 上勿以為今世無人而宰相百執事之中苟有賢德

者則當擢用而勿貳若徒有材幹而輕薄者則只好生議論擾亂朝廷而已知臣莫如君固當知之明而擇之精也古人云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由其用舍國之安危於斯判矣可不慎哉執義成世章曰李灑罪犯非他罪之比大逆不道此乃不共戴天之讐而灑乃還給籍沒之物多至過半至於告變者不可阻遏而忍為撲殺其忌君護賊之事狀著矣自上末減其罪好生之德則可謂至矣然臣子之心不勝痛憤累日伏閣請勿留難正言任呂曰庇護逆賊者其罪無異逆賊李灑擅給籍沒之物撲殺告變之人此人臣所不忍為之事而灑以累朝宰相所行如此物情憤激不可不依律斷罪請勿留難快從公論 慈殿答曰李灑事以其罪見之則所啓當矣然宰相之人示以嚴刑僅免殞命而已成命已下不改也○兩司啓李灑事四啓不允

乙亥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

丙子義禁府啓曰惟新罪人

崔欣孫全邦李奎春千化貞朴應星等



已拿來請三省文坐推鞠傳曰如啓○夜月微暈

丁丑左承旨金澍以委官

右議政 尚震

意啓曰罪人等不服固當刑

問但當初傳教曰崔賀孫之子捉來對辨必得其情狀今者都

事往惟新則賀孫之子以其父入居人故已發還義州矣賀孫

之兄欣孫捉來推之欣孫所供大槩已著但其言辭之間多有

不直賀孫之子往義州者皆捉來對辨何如事甚關重不可不

分明推問故敢稟傳曰如啓○下備邊司公事

平安道梨坡冒 居胡人等前日

雖嚴辭開諭使之遷去頑不遷徒來居者多部落已成近日不 煩兵力舉撤家舍深入本土是必邊將開諭得宜不失恩威之

所致其往來開諭之人前司隸前內禁衛則以 相當軍職賞之通事則以弓箭馬匹賞給何如 于政院曰下人

等如是論賞為當而如邊將及監司兵使等亦可論賞問于

備邊司

戊寅備邊司

李苞 沈連源 尚震 李徽 張彥 良金 薛阜 李名 珪 李光 執

啓曰臣等聞在 成

宗朝滿浦越邊居胡人八九家滿浦僉使許混開諭入送受賞

加今觀平安道啓本則固非滿浦僉使

李彥任身死代將 江界府使金洵 之功

也兵使

方好 義 監司

曹光 遠

善為開諭入送矣然賞格專在

上裁

傳曰監司兵使其功不小各加一資且江界府使金洵雖聽人  
指揮而為之亦不無其功賜熟馬一匹○承旨朴忠元以委官

意前縣監李殷礪已拿來啓曰李殷礪供曰其時監司只令推  
故為三省交坐推問

刷罪人奴婢田畝妻妾子女而不令推刷其孫所謂崔洽子女

五人云者非其親子與女而乃其孫也故不為推刷云云今考

見刑曹受教亦以為罪人奴婢田畝妻妾子女當推刷云監司

定送差使負公文亦如是以此見之則殷礪只據刑曹移文而

推刷故不刷其孫也清風郡守則據義禁府關盡刷出其緣坐

人等而啓下掌隸院皆為定律非有脫漏矣然則當初刑曹受

教移文有未盡之意故若此恐非殷礪自為之事也傳曰知道

勿推放送

己卯以曹光遠為資憲大夫加賞平安道觀察使

庚辰傳于政院曰陵寢寺刹 慈殿時遣內官摘奸且使勿役

僧人事申明久矣頃者 奉先殿秋夕祭時內摘奸則典祀官

朴裕慶招致僧人洗滌器皿令助熟手之役僧徒言曰此處僧

人不可役使則即令下人結縛納土口中自上新立其法而下  
不奉行至為非矣當以輕蔑 慈旨下禁府推治然新進文官

不知事體其送西○賜功臣宴樂于闕庭領議政李芑等

光漢尹慨金光準尹元衡宋世弼補漢宗金明胤宋  
麟壽柳泓成傑崔彥浩禹鼎尹敦仁鄭璜安世遇 啓曰賜樂

之旨昨日晚聞故未及啓達而今始啓之自 上進豐呈及秋

夕進宴並皆不行特命供饋是寵極矣當此災變連綿之時闕

庭供饋尚且未安况今動樂無異於宴享乎請命勿賜答曰近

來連歲凶荒災變荐臻凡可舉之禮廢而不行故至於仲朔宴

亦屢停之于甚未安今此供饋出於別設常時盃酒之間若無

樂聲則不能歡樂故特賜以樂勿辭○夜月暈

辛巳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尹思翼曰人君以庶鳴以下五詩

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大抵上以誠待下則下以

誠愛君君臣之間誠意交乎然後穆穆協和矣臣聞昨日供饋

功臣于闕庭特命賜樂大臣等再三固辭至為不可功臣之於

國家軟血同盟山河帶礪與國同休戚以此國家之待功臣無

所不用其極恩寵出於尋常今此賜樂大臣豈可任意辭之乎  
○上御晝夕講○諫院啓曰今之別遣御史猶朝廷之置臺諫  
一道軍民疾苦無所不察乃其職也今若水旱疾苦之外不得  
一有所問是特尋常一有司之事耳御史之遣徒為騷擾終無  
益於救弊也中朝巡按御史以七品微官如摠兵官布政司所  
失無不劾奏未聞有權重而顛倒之弊也今者一依中朝之制  
監司兵水使守令僉使萬戶所失亦隨所聞無不彈劾有何不  
可請勿令只監水軍並改其彌使遠方軍民均蒙一分之惠答  
曰雖稱監卑所經各官及傍近守令皆自然畏戢矣業已與大  
臣議定示免後累啓不免又啓曰亂逆之人子孫緣坐載在法  
律惟新逆黨緣坐人推刷事行移時刑曹只舉子息不及其孫  
其時刑曹官吏請推答曰如啓○日微暈

壬午夜流星出五車星入天船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月微暈

癸未夜流星出句陳星入紫微東垣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

白月董

甲申 上御常參朝講特進官尹元衡曰去夏具壽聃陳復昌等被罪今又李滌李致相繼得罪朝廷之間每有變故此雖不得已而罪之然豈為羨事具壽聃陳復昌敗露之後二人情狀經幄侍臣皆已啓之小臣適適經筵官一未入侍故未及啓達臣在堂下官時素交復昌而不知奸邪及今春始覺情狀戊申年臣為吏曹判書時八侍經筵適有當擇庶簡者之言故臣以壽聃處身似乎簡約啓其可用以復昌為盡心王事以固國勢亦啓之不識奸邪情狀臣之罪大矣以今觀之壽聃內懷異心故以逆亂之人皆謂無罪至於簡辭以內為窟穴之言此臣所不忍道其死實當復昌性本輕妄不曉事理但自許為國盡心喜言人過失間或有為國之事參看兩人則壽聃之罪庇護逆賊大關國家復昌則恃 上寵眷之異便生驕縱無所忌憚至茲犯上褻慢之言雖至於死亦不足惜然比諸壽聃則頗輕勉力國事為人所疾終至於死則恐有妨於國事且復昌與臣

相語時每示庶簡之狀臣信以為然且論彼罪之人極道兇逆  
之情及與他人言則異於與臣所言觀人之色輒變其說與壽  
聃締結同心人皆怵於威勢莫敢發言去春壽聃為大司憲復  
昌為副提學時適侍從駁適臺諫壽聃以為挾私心彈駁相為  
傾陷有同兒戲終以此皆敗朝廷之間安有如此之事如官妓  
事取疾於人亦為已甚復昌亦以妓作妾率畜於家大抵言人  
之過者無諸已而非諸人猶且取怨况不正其已徒糾他人乎  
其取怨何足恠哉妓生呈技於御前故雖大君不得家畜今者  
國法解弛六品之官例皆家畜臣為掌樂提調雖欲檢舉徒取  
怨無益且名雖為妓能解歌詞者鮮矣或進豐呈及天使接見  
時率皆不習音樂之妓何以呈技外方官妓官婢非但有名朝  
官率畜僉使萬戶訓導及守令所知隣里人亦皆率來以此外  
方官物日少推還之議復昌力主此則不為非也近者聞之法  
司時方推還為臺諫侍從之人亦請於守令如舊率來云雖申  
明其法其不畏忌如此今者不畏法令非徒此一事也亂逆之

人籍沒財產雖破毀不用之物不可還給其主李潛為清洪監  
司時罪人籍沒之物啓本所錄十分之一而如衣服醬瓮等物  
專不載錄君父之讎臣子不共戴天所當手刃報仇而潛乃如此  
原其心則何異亂逆如此之人在 祖宗朝不待取服而明示典  
刑矣李致則罪人田民財產故為脫漏其子枝等亦不刷出至於  
告變之人雖虛事臣子聞之所不忍撲殺滅迹而致因回文名付人  
子弟陷訴以告變之人為徙民逃亡杖斃滅口安有如此寒心之事  
金光軫柳仲郢徒知庇護李潛而不知有國家法司移文視為尋  
常可考文書不即上送臺諫所啓下獄推治為當矣國家紀綱日  
以愈弛漸不如初臣恐國家終無以支持晝夜徒為悶慮而已壽  
聘復昌罪惡昭著故終被竄殛然欲矯一弊還生一弊壽聘在時  
言人過失故人或忌憚而不敢為非今則人無畏戢雖臺諫亦不  
見有糾察之事在 祖宗朝用法不撓故紀綱堂堂人心自定而  
無有犯法者至于廢朝徒恃 祖宗 紀綱荒淫無度日事殺  
戮終至不保及乎 中宗戒其殺戮之過多專用仁柔之道紀

綱由此而解弛今雖欲矯此弊人皆玩法無所畏忌誠非細故掌  
令南宮恠曰尹元衡所啓紀綱解弛之言正中時病憲府紀綱所  
在執不欲振起近來人心不畏法令專不奉行而光軫仲郢若見法  
司移文則吓當驚動關涉文書無遺上送而光軫樂踰旬日而不  
送仲郢則吓送皆不緊文書馳驛更催然後始送可考文書如此  
關重之事專不奉行故當初請拿推○上御夕講○日微暈夜  
月微暈

乙酉 上御朝晝講

丙戌 上御慶會樓下試武臣射出御題什秋觀武才七言律令左右侍臣

製進

丁亥 上御晝講○夜流星出弧星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五六

尺許色赤霜降

戊子 上御慶會樓下試武臣射○傳子三云曰監軍御史事  
大臣之啓當矣臺諫亦為民生之艱苦兵水使守令並欲糾檢  
其意亦可故使之廣議耳李邕等回啓曰自 祖宗朝雖重臺



諫之言然不可以臺諫所言事事聽納也令朝廷廣議則是非可知矣○日暈

已丑 上御慶會樓下試武臣射○傳于三公曰近來連歲凶

荒災變荐至雖值節日豐呈既不能進曲宴且不得設予甚未

安全又重陽將迫為 慈殿欲設曲宴再三上請則 慈殿教

曰今者百姓飢餓災變疊出予豈安心受宴於予心亦以為未

安大臣其知之三公回啓曰進宴事臣等曾欲啓達而時未及

啓今承 上教不勝感激停廢大禮已又自 上未安之意孰

不知之 慈殿雖教勿行自下進宴為當臣等固當百端啓達

得請而後已自 上亦反覆更請焉答曰當更請之○領議政

李芑等啓于 慈殿曰近來災變荐至年穀不登卽位以後大

禮之事一不舉行自 上雖欲為之 慈殿每謙讓不受朝廷

物情皆為未安自 上孝養盛禮不可以闕臣等曾欲啓達而

朝承 上教尤增悶鬱今九月九日豐呈請進焉 慈殿答曰

近來不但天變屢見又有水旱之災民不聊生予以否德參聽

朝政故恐致災變至為未安生民今將顛死予豈安心受宴芭  
等再啓 慈殿答曰重陽之日其設小宴○日微暈夜流星出  
天淵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鋒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庚寅 上御朝晝講○憲府啓曰襄陽府使林千孫人物庸鄙

惟務善事到處不謹前為全羅兵使時取斂之事無所不為利

其作紙

凡老除者在法納紙故  
名曰作紙然例皆微布

年未滿六十者皆許老除使軍

額一空羅州牧倉庫米穀乘其牧使出去公然開出使其營屬

軍卒馱載輸去請罷其職不叙以懲其餘答曰林千孫所犯如

此則雖罷其職固不足惜傳播之言不無構成誣陷之弊故不

允後只罷其職○上御夜對○領議政李芑左議政沈連源右

議政尚震議今之差監軍御史不得已權設之事非為守令不

恤民隱也守令之不公不法培克虐民既已委之監司考察黜

陟若令御史糾察則是御史巡按一道乃有二監司而權則反

重於監司也或謂御史以待從差遣名號甚重不可只治水卒

僉使萬戶雖曰管水卒而各浦防戍者陸軍居半而權管所掌

專是陸軍且事目內兵水使軍官及別軍官鎮撫作弊皆在檢  
劾中守令之闕軍不充定侵毒平民皆與焉兵使豈慢其御史  
而守令豈輕御史乎禮曹判書鄭士龍刑曹判書鄭世虎吏曹  
判書尹元衡議今者差遣御史雖為水卒救弊只糾水卒所管  
將領而不問其他則非但救弊生民之意不為周遍御史體  
上耳目其名誦至重只為水卒恒巡鎮浦其於事體亦為未  
得雖以待從人負擇遣若非事目所委則職外之事必難擅行况  
守令知其不管則勢不畏戢矣且此非 祖宗舊規特因一時  
救弊為是不得已之舉如監司乃一道之主不可糾劾至於兵  
水使守令等關重不法之事如有所聞見而的實者並令糾劾  
馳啓則一方自然警肅所補不細而且合於委遣之意常時特  
遣御史摘發不法固非不信監司也今此並糾之舉豈是侵犯監司  
職務乎傳于政院曰今見廷臣議論不一近者軍卒疲弊皆將流  
離勢至難救故大臣思欲救之議以為可遣御史若令彈駁監司  
兵水使守令則其於事體似為顛倒御史雖不得彈劾如有問見

監司兵水使守令不法之事及一道弊端則適來後啓達為當御史  
移牒于監司監司問于本官則果為稽緩直發移文于本官事改  
其事目且御史若拘於事目則不能有所為御史發遣之日以此意  
言之○夜流星出文昌星入天牢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九月辛卯朔夜二更黑雲如氣橫截南北如數匹布着天四更  
黑氣東西竟天廣如練良久乃滅

壬辰左副承旨鄭惟吉啓曰惟新逆黨罪惡昭著人人痛憤今

此獄事全邦彥等沮遏告變人崔發於朝廷公論而囚人全邦

彥以惟新逆賊轉啓之事出於臣之一家惟吉與元虎變同故

被拿時乃言曰今之獄事以臣等為力主多發怨毒之言臣意

其言不足數故不即啓達也叅鞫時臣別無所為但傳言往來

之際疑臣或有低昂故未安之意敢啓刑房承旨朴忠元與李

代鞫謝適呈病不仕上今啓傳曰今此獄事發於朝廷公論其

言不足數也其往鞫之○大司諫元繼儉啓曰年前惟新逆賊

轉啓之事出於臣之一家臣今側臺諫之列故全邦彥被拿時

以為今之獄事亦必出於臣等多有憤毒之心乃言曰吾若至不免其切族吾當誣引小臣以無狀之人忝在諫院之長為人所恐動至此不可同叅三省之鞫請適荅曰今見此人之事至為暴惡李洪胤之罪前後逆賊無與比者反向轉告人憤怨與洪胤無異憤毒辭緣並推問其勿辭○左副承旨鄭惟吉以委官尚意啓曰全邦彥等朴允貞朴應星李晟秀李逢春沮遏告變之人崔質孫陷之於死事狀明白請刑推傳曰全邦彥等今已夜深明日刑推朴希淳金億技高世光崔萬齡黃承袞權勉等其皆拿鞫癸巳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廣原守者壽人物在悖常與兄弟不和隣里人素相鄙之今以不干之嫌叱辱叔父鐵城君之妾至令奴子推仆高階之下以折手指又令其子突入鐵城君舊家打破窓戶撤取四面板子極為悖戾請罷其職荅曰如

啓

甲午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申光漢曰近來緇髡之徒日熾月盛非徒無禁斷之路且使勿役誰不樂於為僧乎頃者有一儒

官

朴裕慶

罰僧於齋所其處置則誤矣然儒釋道不同而相為排斥

非今伊昔若以罰僧而罪儒官則書於史策垂示後世豈非聖德之一大累哉為人君者必也振作士氣然後風俗美而治化盛矣自儒官被罪之後廷臣恐其獲罪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自 上勿喜其不言而常以為何以不言尋常惕念焉○惟新縣監李冲南拜辭 上引見于忠政殿教曰本縣物衆地大亂逆之徒孽芽其間汝其善撫鎮定人心○上御晝夕講

乙未

上銜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聞洪州地圓覺寺位田

一百五十餘結以漏落陳告移文成冊將為屬公云寺社位田有永給處亦有以民田只收其稅處若以收稅之民田謂其寺社之永屬奪給於內需司至為不可圓覺之革罷今已久矣有高曾相傳之文券則豈是永屬之田乎凡寺社之田戶曹盡為刷出而詳錄豈洪州位田獨為漏落乎民之貧窮莫甚於此時兩一畝之田有關於民 令該曹備細相考使無怨憫傳于政院曰圓覺寺位田事左相啓於經筵其本官成冊上送而無

上言之人又無呈狀於內需司者予以謂實是位田何以知其  
只收稅乎左相欲令該司察之法司時方覈實故姑令不察耳  
○左承旨金澍以委官意啓曰李逢春等刑問各一次皆不服  
請加刑傳曰近者罪人雖分明之事欲死杖下專不承服或有  
物故者除加刑照律○上御夕講侍讀官韓智源曰凡罷職之  
人公論重大則猶為杜門省愆以自悔悟而無放恣之事近者  
竄謫之人其罪雖有輕重皆涉於逆類故異於尋常得罪者所  
當謹慎雖親戚故舊不可相見而監司兵水使守令非但以私  
情公然贈遺相問其分配各官則例定陪人前官如是則後官  
因循不改竄謫之人分其罪之輕重而或遠或近不必使至於  
飢死也然有乖於朝廷定罪之意豈不寒心人言慶源之疲弊  
者專由許洽謫居之故一許洽而貽弊至此今之罪人則有疊  
徃一邑者非徒弊及於各官亦有妨於事體若至於濫觴則不  
得已處置而處置之際必至騷擾如此之事不可不預防請下  
書各道監司兵水使處禁斷此弊○金澍以委官意啓曰李逢

春等照律事傳教而此人等皆涉一罪一罪之人不可不取服而  
照律前日李滌則以減死照律故因此而擬之傳曰此等人迷  
劣之人其減死照之○李晟秀李逢春朴應星依後續錄全家徙邊李晟秀告身  
不服李晟秀李逢春朴應星依後續錄全家徙邊李晟秀告身  
盡行追奪照律入啓傳曰杖贖○日暈

丙申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講未半李芑在坐卒中風  
氣絕 上命內藥房醫負救藥俄而 上入內傳曰今日講經

其停之○慶尚道監司御史王希傑全羅道御史李友閔拜辭  
傳曰大臣議監司兵水使守令等並合御史彈劾則事體顛倒  
云雖不可彈劾然監司兵水使守令等不法所失如有聞見其  
還京啓之○傳于政院曰重陽曲宴自 慈殿以為年運凶荒

災變荐臻再三牢拒而予與朝廷力請蒙允今日領相不意得  
重病停曲宴事 慈殿有教其勿為之○政院啓曰李芑當初  
得病時內藥房醫負再三招之而盡歸內醫完不即入救請下  
禁府推問傳曰如啓○兩司啓曰惟新罪人李晟秀李逢春朴



應星皆以極罪不取服照律物情憤鬱當初追捕告變人時佩  
持弓矢率領軍人反逆事狀昭著無疑為囚求生雖是 聖上  
之至德罪重律輕亦非懲惡之大法請窮推依律答曰此人等  
以其事見之至為駭愕然皆以無識之人恐其被罪而如是為  
之二人金邦彥已死李晟秀亦將至死域人命至重不須窮推  
依律不允再啓不允後又啓不允

戊戌兩司啓曰清洪道水使李世麟輕妄貪毒及授本職人皆  
離恠至赴任所凡聚斂之事無所不為分遣軍官鎮撫于沿海  
各處其於久遠人家皆指為生松木斫代所造治罪懲布貪殘  
益夫資生之益亦稱斫木所資盡奪屢公軍民怨苦莫甚於此  
不可齒在朝列請罷職不叙答曰如啓○憲府啓曰溫陽郡守  
柳師弼輕薄貪污到處不謹嗜飲長醉使酒狂妄凡干官事茫  
然自失委諸下吏府庫一空民受其害闔境嗷嗷且父雖不慈  
子不可不盡其職師弼於父子之間亦不能無罪請罷答曰如  
啓

已亥右副承旨朴忠元以委官意啓曰權勉等

黃承夜 崔萬齡 金億枝 高世光

出於崔仲傑終傑

賀孫之子

招辭故今已拿推但與當初撲殺告變

人事有不同而亦有自明者然不可不窮推請刑推又於其中

持公文發明者有之其公文納見與否取稟傳曰見其供辭金

億枝則回文內著名可刑訊其餘則皆有嫌而別無他事大抵

此人等皆出於仲傑之供除刑推觀其元情分揀所待公文並

比對亦當○右副承旨朴忠元以委官意啓曰高世光所持公

文比對則相訟之事實為分明以此見之則崔仲傑終傑之言

不可盡信依 上教分揀放送矣且金億枝已杖一次而別無

他言明日加刑取稟傳曰高世光等皆如啓故送金億枝雖曰

著名於回文然此文非現著於謀逆之事金億枝亦出於仲傑

之招其並放送

庚子 上御朝講司諫李無彊曰前日李滸決罪之時特命減

死照律物情雖有未便而遽停論啓者以其感激欽恤之

聖心也然此特偶一為之大罪之人例皆減死則亂逆之徒何所

知懼大抵乙巳之後無一事隱微皆光明正大而只緣罪重律  
輕雖亂逆事狀昭著無疑者只命賜死故人心至今不定如李  
灑李致者非迷劣之人而作此大罪是雖曰所見不明心術不  
正之所致然邪論未殄豈無其由李洪男告變之時李浚慶以  
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惟新逆黨推鞫時具壽聃以為此事  
何關惟新逆黨以匹夫懷大逆不道之心誠古今所無之大變  
而此人等所言如此此邪論之根抵也○上御夕講○諫院啓  
曰東宮儲副之所居國家之所重而拘於陰陽不經之說祖  
宗積累之基久未營立物情未便至以所蓋之瓦移用於仁壽  
宮東宮與仁壽宮其輕重較然而顛倒至此非徒一時之駭恠  
豈無後世之譏議營造之時有先有後故自 上欲推移用之  
以便於事然以東宮之用後不急之地豈非 聖德之大累乎  
請速還收移用之命答曰東宮蓋瓦分輕重啓之若將營東宮  
而停役移用於仁壽宮則啓意當矣然東宮棟吉午營築則非  
今明年所造而仁壽宮則 慈殿欲除民弊令內需司已鳩材

而結構功幾告訖今若建屋而不蓋其瓦則是徒棄前功也且燔久之瓦積在於水濕之地則豈徒朽敗難用亦不無見失之弊故茲欲推移用之亦除弊之意也不允

辛丑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臣以委官推鞠先拿來入等跟捕告變人以滅其口事狀昭著而皆殞於杖下只一人不死惟新逆黨近古所無其時推鞠之事至有不忍筆之於書者忠義之士餘憤未殄必欲窮推此人臺諫之啓當矣其後拿來之人見其所持公文則似乎誣引終傑等皆援引私嫌之人有同告變而下人不敢擅便啓達自 上洞照其情而特放凡在

見聞孰不嘆服○上御輪對夕講○憲府啓曰司猛朴裕慶前以典祀官進去于 奉先殿陵寢之僧莊所管攝而當大祭守

戒之日責罰於齋所其所失大矣但以僧人為淨潔助役祀事自古而然以僧之故反罪文官前必未聞無識僧徒便生驕恣乃敢誇張自以為人莫我加無知者信之稍知者疑之有識者憂之垂之竹帛傳示後世則恐或有累於 聖治臣等初聞浴慶

送西下人推考之命意謂自 上雖震雷霆之威必恢天地之  
量以示陰闔陽開之大道相待有日而猶未之聞臣等之憫滋  
甚裕慶之送西猶有復叙之日若下人之罪以凌蔑 慈旨奉  
傳旨推考則其律當不下於一罪必欲取服則殄於杖下此人  
推考之命請速還收以快輿情答曰士大夫先自犯法不有王  
言矧此無知細民乎弊習已痼故意欲矯之予當推考而斟酌  
不可改也後累啓不已○日暈

壬寅 上御朝晝講

癸卯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傳于政院曰領相之病  
今漸向歇而見醫負書啓則每念上恩至重少不弛懷以此心  
氣不平云勿為憂慮安心調理事遣史官言之史官以李芑言  
回啓曰臣年齒雖多少無補益於國家反使 上有驚動之心  
又不行盛禮於節日臣之念慮豈可頃刻敢弛然今承 上教  
如此當安心調理○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禮曹判書鄭  
士龍叅判沈通源叅議任說議往在成化十年造符驗十部送

于日本國王諸巨酋通信時受符驗于國王而來所以尊體統而防詐偽也今不可因其請而各給小符以變我祖宗朝舊規也國王之使及諸巨酋使送皆持左符以合驗者乃所以明其信也何嫌於君臣之混乎大內殿系出百濟最親於我小二殿頃來馬島世輸忠款信使不絕故或給銅符或賜圖書今島山殿七十年間絕不來朝今始出來尤不可遽從其請而別賜小符以此意修吞書契何如

先是禮曹啓曰日本國王及本殿書契皆以符驗為重今日曹饋

時上官如川西堂又以此為言請收議處置遂命議之

甲辰 上御朝夕講○夜月微暈

乙巳 上御朝夕講○弘文館直提學洪曇典翰尹玉副應教

李士弼校理韓智源修撰李壽鐵博士金貴榮著作柳順善正字金汝孚上劄曰伏以凶逆之徒事狀已著在法罔赦而訊不究竟遽從輕律無知下人小違禁令其情可恕而擬以重律輒加刑杖用法輕重俱失其當臺諫之論爭不得不爾而殿下牢拒至此臣等之感滋甚焉李逢春等事上下之不平憤既已

顯戮罪闕 宗社雖以 殿下好生之心決不可為一兇端而  
撓王法也若 光陵下人之請役寺僧不過為祀事援禮告之  
而僧徒之陵轍實有以激裕慶之怒裕慶之怒直怒僧而已別  
無他意則在裕慶情且可恕况其下人哉無知服役之一賤民只  
循往時之舊習而誤犯今日之新禁豈敢有輕蔑 慈旨之心哉  
如或有一毫輕蔑之心則臣等之所共痛心豈惜么麼一性命而  
冒陳不情之辭乎凡以傳旨推於外邑者例為取朕而回啟既負  
輕蔑之名則彼雖無知亦知其罪抵必死決至於杖斃而已雖欲  
酌輕於回啟之日必無及矣於 殿下欽恤之心為如何哉伏願  
殿下參照情法快從公論毋使有失出入之譏也答曰李逢春  
事予非不知罪重但為近來杖死者多而如草芥之人只持寸  
命而已非專釋其罪也不須更改朴裕慶事恭為寺僧也自  
慈殿為陵寢累有勿役之令至使本官成給完護帖文則所當  
敬待君命不可侵犯而枉罰齋所此豈非不有君命者乎然只示  
其所失之意耳下吏之侵民莫甚於此時雖僧徒之事既有完

護之法而如舊侵役此豈非不有君命於人子之心不有君父之命者豈忍專釋乎一二次刑訊後更稟則當斟酌為之不可改之

丙午 上御朝講

丁未 上御思政殿講試漢語文臣又試吏文製述

戊申 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

己酉 試儒生製述于勤政殿庭 ○憲府啓曰副司果劉寬前為嘉山郡守時潛囑隣官守令橫奪入居人奴婢又奪徒民之妻劫奸于衙軒至被平夫對面叱辱如此之人不可齒在朝列罷職未久汲汲還叙殊無懲戒之意請罷答曰如啓

辛亥 上召對 ○以鄭裕為司諫院司諫李無彊為司贍寺僉

正時李無彊深結李芭日以報復私怨為事人心危懼慮有因微事論遠之無彊缺然自失乃曰所失不至於適無乃以他

事非我耶韓智源為司諫院獻納申汝棕金虬為正言

壬子 下清洪監司李夢書狀惟新逆黨漏及封書一道于政院

日大臣及義禁府堂上命招使見此封書其名付人並拿推之



於是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戶曹判書尹漑以下禁府堂上右叅

贊朴守良吏曹叅判沈光彥詣賓廳傳曰今此告變之人鄭景

於前年六月始為告狀而今更告之似為虛踈然可推則其拿推

連源等回啓曰臣等見此所志其告變始於前年六月而今更為

之其告變之事若實則當告於本官不宜付送驛子以致

虛踈也且以所告之人三層列書皆自斟酌而無的實之事且此

所志中有曰卧看牽牛織女星曰教以義方不納於邪曰内外輻輳

以成此事皆近於譏侮之言名付人皆堅囚於本官只拿推景祚

何如答曰啓意知道

甲寅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日暈

乙卯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罪人推鞫後可知罪狀之輕

重不鞫而先諉之不實則其弊大矣惟新罪人既名為逆黨而

只以禁府循常推鞫至為未便令三省交推大臣以景祚所告似不實請但於禁府推

鞫故不 是啓 答曰如啓

丙辰 上御朝講○左承旨金樹以委官沈連源意啓曰鄭景祚

推問則以謂疑其為謀逆故告之其謀逆情狀則實不聞知云當初  
告狀名付之人或不言於今日之供今供辭所言之人亦多不付於  
初狀而崔大受問世貞等出回文會于黔太院等事皆不書於初  
狀而今於取供時言之觀其意則似傳會崔賀孫之事也問其  
告變大事何以傳付驛子則曰恐如崔賀孫之被殺云賀孫之死  
在於前年八月此告狀之事在於前年六月其言之不實類此而  
且不小謀逆告變之事以其疑心為之必有情由鄭景祚請刑訊金  
石知事則迷劣之人與景祚同謀之事今不現出若同謀情狀現  
出則請並刑推傳曰鄭景祚必有所以然而將不實之事如是告  
之其刑推但見其元情則迷劣之人其心以為李若冰腹心之人  
出回文聚會故疑其為謀逆而告之也金石知事如啓○金澍  
以委官意啓曰鄭景祚刑問一次不服請加刑傳曰鄭景祚事  
李若冰腹心之人出回文聚會故其心疑其謀逆而告之但迷劣  
之人先後倒錯而已別無他情若加刑則不無殞命其議于委

丁巳 上御朝夕講○左承旨金澍以委官沈連意啓曰鄭景

祚只以疑心臆料告變真是迷劣人然構成誣告所關非輕若

諫之以迷劣不加刑訊則後弊無窮請加刑傳曰如啓○金澍

以委官意啓曰鄭景祚誣告事今已承服請照律金石知以非

公文傳驛令禁府取服照律何如傳曰皆如啓但鄭景祚以迷劣

之人疑其李若冰腹心弟子等有遺漏者如是告之異於以無

形之事誣告者也○傳于金澍曰罪人鄭景祚照律以斬不待時

啓則雖如是然異於以無形之事構成誣告也其意以為李若

冰腹心弟子等有遺漏者故如是告之依律未安其減死○傳

于政院曰揚州記官咸仁雄告於典祀官朴裕慶賣決杖一百

放送可也○清洪道雷動

戊午憲府啓曰罪人鄭景祚誣告情狀一承服反坐之罪自

有其律不可姑息末減况希望賞職構成虛事上以欺 聖明

中以驚一國下以網無辜之人其為兇惡極矣是豈迷劣人所為

乎當此罔赦之罪不暇計其人之愚不肖而有好低昂請依律

定罪以快輿情諫院啓曰罪人鄭景祚以權國弼等二十餘人  
為惟新逆黨漏落搆成誣告希望賞職之事昭昭承服故以斬  
不待時籍沒家產依律入啓而自 上以為景祚迷劣之人乃  
命減死照律如此大罪自有定律不可諉諸迷劣而末減也誣  
告之人今暑輕釋非徒失刑後弊無窮請速還收成命谷兩司  
曰鄭景祚非以無形之事搆成誣告也其心以為李善冰腹心  
弟子等有漏落故如是告之不須置於極刑不久後又啓只命  
依次律罪之

已未 上御朝講特進官尹漑曰罪人鄭景祚臣以推官訊其  
終始知其情狀大抵誣告大事者若非極為頑愚者定是奸狡  
若能之鄭景祚事 上教是矣臣初推時以謂迷劣而然也推  
得其情果非迷劣者之所為其供曰謀逆情狀何知也云其意  
似不知終被反坐之罪及見終服之辭則大為奸狡其供曰因  
黔太院聚會回文而疑其黨類之脫漏云若然則當錄於元狀  
告辭而不錄其奸狡其矣臣等又問曰告變之時若不親告則

當告於官府而隱然書付於驛子何也其供曰恐如崔賀孫之  
杖斃故不得親告云若然則賀孫之死在前年八月景祚之告  
在六月其奸狡亦甚矣臣見其情狀其意必以為當逆黨伏誅  
之後若為告變之狀傳送京師則必不分辨其真偽推鞠被訴之  
人也如此而定罪則可受其賞誣搆靈事故不敢親告亦不告於  
官府詐稱陰城日守傳付驛子其計亦以為事成則出而得賞不  
成則隱而逃躲矣其為奸狡莫甚於此幸賴 上明慎大罪故奸  
狀昭著一一承服若於逆黨初誅之時乘機而並發被告之人不辨  
是非繩以大法則安知其計之不遂哉臺諫所啓依律定罪之言  
誠是也臣見其情狀如是故敢啓

十月辛酉朔

壬戌憲府啓曰參禮道殘弊已極故以文官差送為蘇復之方  
至為良策然有名望文官有數擇送甚難三館中博士以下有  
名望之人無察訪稱號三十朔箇滿以次遷轉一依本館之職  
則擇送不難蘇復可必成歡道殘弊甚於參禮將不能支兩道

察訪請以二館別為擇差海表亦甚殘弊將為棄邑故已遣文  
官矣官人村民投屬兵營者過半請令其道監司一一刷還後  
開名啓聞 祖宗朝武臣雖至一二品例皆乘馬而不令人執鞚  
者不忘武備也轅門之下常有枕戈之志不弛弓馬之備晝  
夜不懈可也岑山浦前僉使李織任便乘輜其於防備無一毫  
之念審矣請拿來推考以懲邊將懈慢之習答曰李織其失如  
此故已先罷後推不須拿問參禮成歡燕察訪及海表事皆如  
啓

癸亥禮曹啓曰近者大禮久廢朝廷皆以為未安

大王大妃

誕日臨近請行進豐呈傳曰節日子亦每請而 慈殿以為如  
此凶荒之時不可受宴故不得強請當俟歲首更請今則不可  
為也

乙丑命增秩尚州牧使全彭齡以居官廉謹也

戊辰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啓曰進豐呈非宴樂也為

慈殿行之於禮甚合而

慈殿以近多災變謙讓不受大禮雖

不可行前於九月九日欲行曲宴適李芑得病故不得行之今則  
李芑病歇空過誕日未安請行曲宴各曰曲宴事予再三強請慈  
殿以災變層出牢拒不從大臣亦啓請可也連源等啓于慈  
殿曰主上欲行進豐呈而每因災變一未行焉去九月九日將  
行曲宴而適有故中止今此誕日雖未能行大禮曲宴之行此實  
孝禮之事而虛過誕日至為未安慈殿答曰行宴禮事予非  
徒謙讓不受主上亦強請予豈不欲受宴如我否德當國頻  
年凶荒民不聊生災癘疊至何安心受宴乎只隔兩月歲首當  
為之

己巳三公令檢詳禹錦啓曰以實錄事畢廳堂上郎廳來十三  
日賜宴于議政府自上以災變連縣至廢進豐呈臣等受宴  
未安請停之歲首進豐呈後賜宴何如傳曰先王實錄事重  
故祖宗朝例為賜宴此非常事不可退行○戶曹啓曰前日  
傳教外方所納貢物考各司遺在之數而蠲減故磨鍊書啓自  
上軫念民生困窮欲使均被實惠聖意至矣以一年支用之

數與遺在之數然酌商量或全減或計分數而減之國用似不  
之於十年之內大槩如此且各司遺在之物久積無用者亦令  
民間和賞傳曰如啓民間和賣事書啓可也○兵曹啓曰京外  
軍額多闕軍籍則年款不可輕易為之也一時充定則恐必騷擾  
本曹不得獨斷請議于大臣傳曰如啓○下領議政李苞身病

呈辭狀其狀曰臣以庸劣本無才德遭過中廟擢置清顯之

豈意君意退聖明小人至於具壽壽時復復昌等奸邪罔上濁亂朝政臣

居後相一被論不能極陳罪狀以正天誅坐待臺諫之論啓

然後取陳一二為相之道固如是乎孤負天誅坐待臺諫之論啓

之謙加也至伏惟思語古之位居首相勳封府院臣之中風慙是

者傳曰堯舜夫唐虞堯舜之所以為善治者必稱唐虞臣之中風慙是

安也峻德者非聖人之所獨得也乃吾心本然之明德而賢愚

德而中庸所謂洋乎人所發不能也但能知明之功而不聖人

後可以明峻德而衆人所發不能也但能知明之功而不聖人

御也朱子聖學當因其所發而遂助之者此也伏惟聖心之德

也心德之明然後是非邪正難逃於明鑑止水之中也堯之克

明心德之明然後是非邪正難逃於明鑑止水之中也堯之克

之四十不感七十從心所欲下降卑皆在於聖躬而唐虞堯

之四十不感七十從心所欲下降卑皆在於聖躬而唐虞堯

之四十不感七十從心所欲下降卑皆在於聖躬而唐虞堯



舜之治將復見於今日也且臣老病桑榆已迫恐不得拜舞於  
魚化育百獸率舞之中也且念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故古之聖  
人不以天下儉其親九士庶一有父母者率遇生日皆得以獻  
壽生日慈殿曲宴之教盛德事也朝野皆得以歡喜以老臣  
之病即命停罷臣以無狀生無絲毫之補病乃遺丘山之操臣  
不勝惶恐伏惟九事有不得為而為之得為而不為皆過也臣  
伏思念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克清大慈又安宗社功無  
與比德莫與競輔導幼冲垂簾聽政導宣大化克邪盡除反側  
悉安有國以來未有之盛烈也每以年歲之凶穀讓讓自卑  
上抑聖君蓋孝之道下拂萬姓顯望之心臣未知所以也事苟  
當然律受堯之天下而不讓苟不當然漢文再三讓而取讓於  
史臣以大王大妃之仁明聖烈非惟母臨一國抑亦君臨萬  
姓而廢先王恒常之大禮讓讓不受臣又未知其可也伏望  
聖慈特垂明照俯察臣情今於誕日特舉進豐呈則一國之慶  
萬姓之望莫大於此使萬姓咸曰大武孝乎樂為一國之表幸  
者皆得以盡其孝有子孫者皆得以享其樂為一國之表幸  
萬世之大慶孰大於此哉今朝廷大臣再三論啓而不允臣於  
病中敢昧死以聞者誠以先王典禮不可廢主上幾下之  
孝道不得伸也伏望聖慈于政院曰不允批答依前例為之且  
特垂一俞則臣生死無恨

諭病中勿以曲宴不行事為念慮

庚午 上御勤政殿宴日本島山殿使人賜賚有差○沈連源

尚震啓曰為先王之實錄賜宴與為慈殿進豐呈皆是大

禮不可廢也而於上殿則敢廢大禮為臣下賜宴至為未安

請退行於歲首進豐呈之後答曰不可進退也連源等再啓答

曰此待奉安使回還行之

卒未日暈

壬申諫院啓曰刑曹正郎尹緯人物輕妄驕縱自肆前為青丹  
察訪時侵虐驛卒使不得聊生至今怨罵及除平澤縣監厭其  
殘弊托病不赴其居父喪於交河抑買民田脅令村民耕治之  
又強買相爭之田劫奪文記交河之民不勝怨咨皆以小元老  
目之今授本職恃其官威驕橫益恣專以報復私憾為事不可  
一日置諸朝列請罷其職答曰罷職過重不允後累啓依允○  
日暈兩珥夜月暈

甲戌憲府啓曰接見客使禮之大者而坐次尤重客使肅拜及  
行爵之序皆在我國諸宰之下坐於西壁之末頃日畠山殿使  
坐在東壁臣等恠之考諸五禮儀註宴隣國使儀有云設使者  
位於御座西南東向北上頃日之坐不知何所據而然也當  
設官吏請推考答詳考其辭緣後推之

乙亥禮曹啓曰歷考本曹儀註及謄錄客使位不論日本國王

使臣大內殿使皆在東邊與五禮儀宴隣國使臣儀有異但王世子入侍於東則客使位例在西壁不然則常在東久遠文書散逸不得一一考定其移置於東未知起自何時近來皆沿襲此例今次畠山殿依大內殿接待具儀註以啓云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客使位誤設事非禮曹所失前例如此不推禮曹之意言于臺官○夜月微暈

丁丑冠嶽寺僧戒屠詣闕獻虎皮命賞之○日暈兩珥夜月暈兩珥

己卯日暈兩珥夜月暈

庚辰以宋麒壽為工曹參判權續為司憲府大司憲俞絳為執義李璫尹春宰為掌令李之信姜昱為持平李重慶為弘文館修撰

辛巳諫院啓曰凡僧人異類出入都下自有法禁冠嶽寺僧戒閭突入政院敢獻虎皮實是前古所無之大變朝野莫不駭怪請下禁府窮詰痛治其罪且王者不貴異物况妖僧所獻之物

不可納諸王府請却其獻遂收給價之命以快物情答曰已令該

司推考兵曹曾以票入關門請推今不須騷擾下獄皮則還授可也

壬午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議邑有病故不與焉各司皂隸其役甚

苦元皂隸番數甚數不能支當故添作一番踈其番數使得蘇息

其取才為軍士及流亡身故者之代不可不充定以此五部及各官

難於充立如公私賤之類據定徵價稱為輪皂隸民間受弊何可

勝言京中騎步兵之闕無慮七百餘名外方步兵水軍亦多缺額

不特此也如彭排隊卒存者無幾如有緩急將何以為用如欲辦

大事當不顧小弊若宰相朝官數外冒占伴人政府吏曹及各

司數外差備書吏忠義衛忠順衛三醫司官負書吏諸負數外

率丁三醫司官負作罪除名未成材者及不仕中間閑遊人數

外生徒各官品官人吏隱蔽良丁兩界監司營及各道兵水營

衙前數外投屬者各官數外日守外方僧人有一族田地年十

五以上五十以下者補充隊去官後漏落無役者令該司節日

磨鍊一切搜括花名啓聞闕額充定何如

此因掌令李希平連經筵所啓而議

尔等啓曰咸鏡道漕運之事古亦有之今慶尚道沿海各官依唐輪船制多造猛船移轉為當暑待凶荒之歲為之則事必卒迫自今每年移穀事請捧承傳中原有虜寇聲息平安者郡城池器械不可不整齊而其間三四處城子尤甚不固一時雖不可並舉然義州內城頽落年久請令趁時修築且江邊自義順館至麟山當築土城逐年漸築事亦捧承傳答曰皆如啓

癸未憲府啓曰自加德設鎮之後倭賊不得竊發實南方重鎮而出入番軍士利於便路率由鳴旨島逢風多溺頃者密陽軍士百餘名全舟滄死兵水使及本官守令等任其所之恬不動念本官密陽府使尹請罷兵水使兵使李見水請以不檢舉之罪推考答曰如啓

丙戌日暈右珥

丁亥諫院啓曰楊州牧使白仁英不勤官事專務刑杖民不堪苦近來文官守令例多籍其名位怠棄職事者滯滯皆是不可不懲一警百請罷答曰白仁英事若果如是則所啓當矣傳播

之言或出於不實則適罷之際民反受弊故不允○憲府啓曰  
赴京之行搜銀之法不為不嚴而奸細之徒萬端生謀期於必  
齎多至萬餘兩小不下數千兩及其還也所買唐物車輛之數  
不可勝計非徒我國驛路凋弊至於中國一路亦不能支若見  
我國之人則必以商賈詈罵以至誠事大之心反蒙汚辱之名  
至於此極為寒心况今獫狁猾夏直犯京師焚蕩室廬殺害民  
物之餘其轉輸之難比前尤甚自遼東至關內之一路乃獫狁  
相望之地今者多率車輛不能輸轉留滯中路若逢獫狁必且  
虜掠萬無可免之理自明年為始請令該曹申明車輛之數回  
還之時別擇出入臺諫侍從之人先往江上照其酌定之數若  
有數外車輛則一一屬公並治其罪答曰如啓○日微暈左珥  
戊子以戒闇公事下于政院曰此僧本內需司奴捕虎之由雖  
不承朕然其意不過欲受賞而已數多加刑恐致殞命其勿推  
放送○日暈兩珥白氣如虹貫暈日有冠日上下有格暫時而  
滅傳于政院曰頃者日月暈似稀近者連日有之今日又如此

今弘文館詳考以啓

己丑以四山摘奸單子下于政院曰伐木掘土伐石等處推考其新構家舍並使撤毀且昌德宮白虎山有伐石處云掘土伐石有妨山脉故嚴立法條而專不畏戢至於都城之內慢法如此而其伐取之石皆在尹健家墻底云此必尹健所為先罷後推

十二月庚寅朔日微暈戴色內青黃外黃白

辛卯日微暈冠色外青內黃白

乙未 命蠲京畿今年臘肉及明年正朝物膳為饑荒也○領觀象監事李芑啓曰前者以欽敬閣敵器虛而不敵故今改造而進然此器非但置諸欽敬閣乃古聖人勸戒之器常置諸左右可注水而觀省也荀子畫此器而且其臺故具臺而進傳曰知道此乃聖人勸戒之器當置諸坐側而觀省焉其貯水器及注水器並造入之

丙申日微暈兩珥冠色外青內赤夜流星出未方雲中入北方

天際狀如鈴尾長一二尺許色白  
戊戌以任輔臣為弘文館副校理

已亥以黃疸瘡疾治療方下于政院曰見此方文治法簡要各  
道州府郡縣僉使萬戶處已命依啓印頒矣然窮村僻巷人不  
得徧觀令監司及州府巨邑印給境內人民則其於治療之方  
多有裨益矣

庚子日暈戴色內赤外黃白

丙午 上召對

丁未憲府啓曰惟新逆賊之變前古所無鄉吏崔漢哲以其時  
掌獄之吏與囚人李洪胤乳父相通故緩機械使之自盡洪胤  
乳父實是同參逆謀者也其兇心悖計無不相議使之死于獄  
中不得窮詰以行天誅物情極為痛憤況且惟新之人幾盡為  
洪胤之黨其故緩機械使之自盡必有情由故本府已刑訊矣但  
如此重事本府推之未安請下禁府窮詰得情以快物情答曰如  
啓



戊申日微暈色內黃外白

已酉 上召對叅贊官鄭惟吉曰昨日因禮曹公事 大王大

妃殿物膳亦命蠲減為民軫念之意至矣然前者 大殿物膳

蠲減時臣等未安思欲啓達而自 上為民生施仁故未敢啓

焉今者又於 慈殿並減其物膳然自 祖宗朝凡奉上之物不

為一時凶荒而蠲減之因一時之凶荒廢恒貢之常典非徒於

事未便抑亦於禮未安也自 上須更加深思啓於 慈殿復其

蠲減之數則物情快矣侍講官尹玉曰鄭惟吉所啓乃因物情而

啓之也一國臣民見此蠲減之命誰敢安心乎以天下養孝之至也

故人子之孝以天下養為大自即位以來或因奉使者來啓民弊

命減貢物非止一二其於國體似乎不可且各道監司到界進上

雖或命勿封進然新監司除拜之日各官預責於民間備納於官

府雖不封進亦無益於民生况奉上之事特念民生而蠲減之 聖

心則至矣一國臣民咸被聖澤不知兵革耕食王土復為何事而不

欲進奉上之物乎

辛亥夜月微暈

壬子日暈兩珥暈上有冠色內青外黃又重暈暈上有背色內

黃外青夜月暈兩珥

癸丑 上名對○日暈左珥色內赤外青

乙卯 上御夜對○以權輿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洪曇為同副

承旨奇大恒為吏曹佐郎宋世珩為知中樞府事

丁巳下清洪監司李愛弼日變書狀牙山縣監申秀漢曠呈今十一月十四日辰時日高

二竿大陽南北各距二市長狀如日色有微赤色尾長各一丈許而南邊圓光先自散盡北邊則良久消滅于政院

日日變非常予甚驚懼令觀象監詳考以啓

己未領觀象監事李苞啓曰古有三日並出之時然此則日暈

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者也傳曰知道

十二月庚申朔

辛酉宣醞于政院仍出御題詠銀臺七言排律令承旨史官製進○諫

院啓曰永川君眉壽以及茂山君支子其家婦尚存而教誘老母

經有襲封恭徒悖理拂情實乘立宗大法其時臺諫論啓不終

物情至今憤鬱而尚無忌憚之心及薄待亡兄之妻使不得容於其間其母亦不忍見乃語眉壽曰爾既越次襲爵奉祀之物姑令兄妻主之猶不肯聽其為悖戾莫此為甚如此薄行無狀之人不可齒在朝列請罷不叙答曰無識宗親只罷其職以示懲戒之意○日微暈

甲子日微暈

丙寅夜月暈冠色白

丁卯巳時日微暈午時日暈色內黃外白兩珥色白未時日有戴色黃白兩珥色內黃外青申時日微暈兩珥色內黃外青○夜月暈色白

戊辰得于政院曰客使

如川西堂

死於他國至為慘惻其令禮曹速

考前例厚其喪葬之事

己巳以鄭彥愨為全羅道觀察使南宮淑為漢城府右尹任輔臣為弘文館副校理

庚午夜月掩畢大星

辛未夜月暈

壬申左議政沈連源以病辭職傳曰不允批荅依前製送○日暈京師地震起南方向北

癸酉傳于政院曰近者日月暈連綿不絕冬雷地震繼出於外方昨夜京師亦地震災不虛生厥終予知有何事罔知所措○日暈色內黃外白夜月微暈色白

甲戌傳曰來正月初一日宗宰二品以上入直諸將經筵官兩司承旨史官依前例賜宴于闕庭○命復立禪教兩宗 慈殿以備忘記下于尚震曰良民日漸減縮軍卒困苦之狀莫甚於此時此非有他故民有四五子則厭憚軍役之苦盡逃為僧以此僧徒日繁軍額日縮至為寒心大抵僧徒之中無所統領則難禁雜僧 祖宗朝大典設立禪教宗祔崇佛之事乃所以禁防為僧之路近來革廢故弊將難救以奉恩奉先寺為禪教宗依大典大禪取才條及為僧條件申明舉行可也尚震回啓曰民丁避役者率多為僧方今軍額之縮未必不由於此至於盜

賊被捉僧居其半若無摠制終必有難救之患愚氓等聞奉恩等寺僧輩特蒙恩護妄度自上崇佛為僧者漸多云聖學高明豈有崇信異端之慮乎愚氓妄動乃至於此帝王累德莫大於崇信異教臣等若茲為議論係大典施行則恐或有害故初不敢啓請

史臣曰 上性聰敏學問日就而 慈殿導之以異端之事禁儒上寺立標齋剝仁壽之役方興而兩宗之命又降人人莫不憂其厥終之何如也聽國政輔 幼主而上違 中廟斥邪之志下 失父母輔治之道可勝痛哉

乙亥憲府啓曰憂良民之日縮悶逃賦之歲增欲立禁防之法特復禪教之條雖曰出於不得已之舉然異端每恐其熾而愈熾吾道常患其表而益衰今此機會實吾道異端之所以消長者也在廷之臣孰能知 上意之所存乎在廷之臣尚不能知之况村巷愚民不可以家到而戶說者乎良民之盡為緇徒非以無禁防之法實由於今時之割剝多門耳且在前未見為僧

之利尚多歸之况立禪教之法以榮其身哉非徒無以禁之反以驅之是憂良民之日縮而反以縮之閭逃賦之歲增而反以增之吾道異端消長之機則已矣其於禁防之意亦為左矣請還收禪教復立之命荅曰禪教宗事非為崇佛而然也經席之論陳弊之疏皆以為軍額日就耗縮非有他故厭憚軍役民有子三四至於大半為僧此弊難救故自 慈殿思革此弊無可救之策不得已申明 祖宗朝之法而已僧類無統領故民皆為僧而至於盜賊之中僧居其半不得已使有統領依大典施行則民不得任意為僧而軍卒庶可稍優矣故於奉恩奉先等寺立此禪教宗不允

丙子憲府啟曰異端無父無君之教近理亂真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自 上聖學高明洞覽而盡知之臣等不敢仰瀆近以良丁日縮軍額日減欲立禪教兩宗有所統領使緇髡無良之徒盡屬軍籍此乃人其人明吾道之盛心也但齊民之為僧實由於守令苛政飢寒困窮之不勝遑遑以汲無生生之使然也故

一家之中雖有三民丁皆盡為僧良丁之流亡消縮豈由於他哉擇守令除苛政使民皆有恒產此乃驅僧反俗之要道舍此事他求非臣等之所敢知也且人情莫不欲安逸而惡勤勞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故逃賦役惰農業者皆歸于山寺今若聞修舉五十年之廢典設禪教之兩宗既有大禪之選又有衣食之奉則是鼓一國之民為遊手之徒誰肯拮据黃馘力田服穡以供國家之役耶以此望軍民之日增是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也非徒無益祇又害之請還收成命以異端之徒毋使滋蔓良民之見在者猶保如舊○諫院啓曰彼此消長理勢必然上好下甚古今明驗今者欲杜為僧之路命古度僧之法消長好惡之幾至此決矣臣等不勝寒心去草必去其根除惡必務其本其於異端之害雖深惡痛治以絕根本猶或有以邪勝正之患况先示上好之端以開彼長之漸乎臣等固知 聖明不為左道之所惑而許多下民其亦皆知 上意之不好乎臣等未嘗聞自 上有崇奉之事而緇髡之徒爭起相慶全集京剝咸以為

佛道必興者蓋有日矣以已然之驗推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

者矣今此之命適所以廣為僭之路未知其能救良民之日歲

軍額之日縮也設使以度僧之法為增軍之策其能納丁錢者

皆富實有用之兵不能納者皆殘窮無用之氓有用者盡入為

僧無用者雖或子遺將何補於緩急乎命下之後民樂為僧將

不能勝禁則度僧之法其能止緇流之日繁賊僧之恣行乎反

覆思之決知其無益而有害故不敢容默請還收成命答兩司

曰今者僧徒之事甚為巨弊而皆厭憚軍役相率為僧難禁此

弊故申明 祖宗朝之法矣僧流若無統領則不能察其真偽

而民亦相率為僧故不得已申明此法此非新設科條不須改

之僧流弊端朝廷無不知之○領議政李芑議富山殿使上官如

監死使其姪善七郎受其官職每歲來拜其墳既死副官今以

富山殿使者臨死之言使其姪子善七郎受官職每歲拜掃是

所謂私恩而非禮之甚也臣以為不從其請允合於義伏惟

上裁沈連源尚震議同從之



丙子 上召對○兩司啓勿復立兩宗禪科事不允○弘文館  
副提學慶渾等上劄曰伏以異端之中佛氏之害尤大自昔聖王雖  
深惡痛絕之猶患其不能禁也况又從而張大之乎無父無君之  
教遊手遊食之徒滅綱常逃賦稅為吾道吾民之巨蠹故其崇  
奉信惑之禍著在方策聖明之所洞照也今此兩宗之復所以禁  
為僧之路 天教丁寧臣等亦不敢不信也雖然人主所好萬民慕之  
故教誦施令予可不慎矣近來緇髡之徒自以為得時而禪宗教  
宗之設實所願也以彼所願之心獲今日復設之教則非特相慶  
而已其所以虛張誑誘以惑愚民者何可勝言無知之氓不知 殿  
下禁僧之本意而徒見兩宗之為榮相率而為僧則 殿下禁  
為僧之策適所以勸之也增軍額之計反有以縮之也顧何益哉  
度人為僧考之帝王無此典制假曰國典有之 先王所不行久  
矣豈可必復於既廢之後乎况彼之所講者不過曰虛無寂滅之說  
而其害終至於無君無父則其於為國有何取而試其說度其人  
乎無補於軍額之增益而適足以累 殿下光明之德臣等職

在論思目觀吾王入於有過之地不能容然答曰 祖宗之立兩宗非為崇佛而欲杜為僧之弊此法之行已久至廢朝亂政之時廢而不用故僧徒無統為盜者避役者皆入僧門此乃國家之巨弊他無救弊之道故勢不得已申明舊典不可更改不允○日暈色內赤外青夜月暈色內赤外青黑氣如雲自東方至西方布天

戊寅兩司啓勿復立兩宗禪科事再啓不允○日微暈

已卯兩司啓勿復立兩宗禪科事再啓不允○弘文館副提等慶渾等上劄曰伏以兩宗之設 殿下以為 祖宗舊法臣等

竊恥焉兩宗之設雖曰有自亦不過一時之弊法而在 殿下

惟新之道所當改之况廢之已久而復之乎 祖宗之貽謀廢

而不行者未為不多而此則不修反循非道謂之舊典此可謂

善繼述乎兩宗之廢 殿下又以謂廢朝所廢臣等之惑滋甚

兩宗之廢雖在廢朝而廢朝亂政不在於廢兩宗 中宗反正

之後政皆由舊而獨不復兩宗則是豈 中宗更始之道有

未盡而然耶非徒不復也刷僧撤寺明示禁絕之意 殿下所法  
正在此矣而此而不法必諉諸 祖宗以為之辭此可謂善取法  
乎若以為非崇佛也則內興淨業之役外多內願堂之稱緇徒而  
佩 王旨梵宇而立禁標上寺者罰之役僧者罪之寺社之田亦  
盡歸之凡為奉佛護僧之事靡所不舉所未及者兩宗而今又  
復之若是而教曰非崇佛也人孰信之若以為禁為僧也則昔之為  
僧者唯逃賦亡籍而足矣今則有衣食供奉之樂昔之為僧也  
猶徭役刷還之是懼今則有誅經受牒之可藉雖不得為大禪亦  
不失遊手遊食則民之困苦於培克之下者將身為僧之樂優於  
前日而争相率而歸之矣若是而教曰禁為僧也不亦左乎況以君  
父之尊仁以撫之法以威之尚不得禁民之為僧為賊而反欲假手  
僧門望有所統制可恥之甚王者之所不為也嗚呼 殿下聖學  
高明必不為左道所惑矣誠以僧徒之日滋民丁之日減為憂  
有是教則盍亦思其無益而有害乎伏願 聖明亟改為答曰  
不允

庚辰兩司啓多復立兩宗禪科事三啓不允○成均館生負辛

百齡等

七百餘人

上疏曰臣等伏以異端之興害在吾道吾道之衰

患在國家此先民之所已論而殿下之所已知也不必更陳

姑以今日之事言崇奉之兆已著於即祚之初而異教之盛又

甚於逾年之後齋醮禱祀設矣寺社田民復矣仁壽之役有拂

衆心禁標之令大累聖治而臣等猶不忍遽以為崇信異教

者第以今年春首天語丁寧故退在芹宮私自喜幸曰仁壽

之復立不過為先王後宮之居兩宗之將設特小民不根之

說豈料一哉之王言及有契於曩日之浮言乎臣等伏覩

聖教以來中夜撫枕臨餐忘飯情激于中不能已已此實世道

升降之機生民治亂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

去就離合之時一國臣民孰不舍恨懷憤為殿下太息哉臣

等沐浴乎菁莪教育之澤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化憫吾道之將

衰憂異端之日盛為殿下號泣而陳之者此正忠殿下之

職分也上教曰僧徒無統必復兩宗嗚呼是以邪去邪也驅

以歸僧欲以祛弊豈不難哉作法於正其弊猶邪作法於邪弊  
將安救噫不知吾道之終何如也嗚呼兵額之減異端害之也  
禿首緇冠充斥道路琳宮梵宇照耀山林寺觀為逋逃之藪耕  
鑿無鼓哺之樂君之民老弱散而之四方意不知生民之終何如  
也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令反所好民亦不從設法禁  
之猶恐難救况設兩宗以張其勢則有僧之樂無僧之苦是率一  
國而為僧也如此而曰統僧徒增兵額者是不過拒諫之空言而已  
噫不知國脉之終何如也嗚呼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一出於口四方  
傳之兩宗之廢已久而一朝復之蚩蚩者氓必相與巷議曰前年  
創仁壽去年復寺田今又設兩宗大禪則崇佛之事已極矣為僧  
之利亦多矣以逃賦之心而行趨利之計則殿下之國空矣  
後之視今者將謂兩宗大禪廢自中宗興自殿下臣等之  
為殿下扼腕而傷懷者豈止賈生之流涕而已哉嗚呼如茲其  
道何待三年苟其善者百世從之此奉先不易之道也今殿  
下有崇佛之實則必歸之於先祖而護之以慈殿人將曰

吾王之崇佛非吾王之失乃先王之過吾王之好佛非吾王之失乃慈殿之過若此者恐非蓋愆烝乂之孝也臣等之為殿下仰屋而竊歎者豈止賈生之痛哭而已哉嗚呼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今春上章誠闕格君無回天之力上有逆耳之夫談辭不戒終至於燎原涓涓無及竟至於滔天是臣等之罪也嗚呼道之將行也歟道之將廢也歟異端之害胡為而至此極也謀之不臧誰執其咎昔傳奕諫佛教而開文皇之感韓愈論佛骨而來憲宗之怒得失異效成敗殊迹此厥不聽人將率獸食人矣臣等以抱憂國之志敢奏遇遯之章伏願殿下思廟之遺意念邪道之害正特收成命用快臣民之望若曰近來僧徒無統避役者與賊類皆入繼徒為國巨弊故勢不得已復立祖宗舊法也予當尊崇吾道雖復立祖宗之法何害於吾道乎不允

辛巳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事三啓不允憲府啓曰藝文館檢閱李希伯多有所失不可忝在史局重地請遷史局之官其選

甚重苟非其所關非輕故薦望之際焚香告天其自古慎重之意可知也今則不然在館者不以其人而誤選被選者或干其進而奔競弊習已成將不可救極為寒心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南宮僖用心險詖不齒士類久矣今在選中物情駭恠館官負則府方推考矣南宮僖請削去其選答曰如啓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勿復事不久○成均館生負辛百齡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久○以李無疆為弘文館直提學無疆初附

得美官自陳之敗為李芭鷹犬多殺士類芭每以沈守慶為吏

曹正郎姜暹為禮曹佐郎崔堦為司諫院正言李戡為弘文館

修撰○夜月暈色內青外白

未兩司啓勿復立兩宗禪科事三啓不久憲府啓曰忠順衛

朴雲托名於儒者之列則非不知吾道異端之邪正而陳弊之疏

先及於崇佛之事用心邪謫莫甚於此五以祿職賞之非所以

獎勵一時也物情極為駭恠請速削去雲之疏有為僧而修其

全其道之語今月二十二答曰以一時所見陳弊而已非勸其崇

佛也不允○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負辛百齡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甲申政院啓曰近日以兩宗度僧事臺諫侍從伏閣交章以至館學儒生連日奏疏自上留難至此臣等不勝憫鬱茲徒臣

等中外臣僚罔不失望兩宗度僧之法雖載於大典法立之後

僧徒益滋軍額日減成宗二十三年罷度僧之法中廟初

年亦罷掌印大禪欲法祖宗當法成宗中廟今者諉以

軍額之減欲復祖宗已罷之法是與成宗罷度僧之意相

反矣自上為此舉措而曰不信異教曰統制僧徒下人莫之

信也大抵帝王為治當順人心何必違拂羣情以啓異教無窮

之害乎臣等居侯舌近地知人情物議如此不可不啓傳曰兩

宗事臺諫侍從儒生累日論啓自上亦以為未安然今時之弊有

異於古勢不能維持國家故自慈殿欲矯是弊復立我朝開

國以來流傳之法若以無度牒僧一切定役則良丁豈不增

乎不允○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事四啓不允○成均館生負



辛百齡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事不允

乙酉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事四啓不允○成均館生真等上疏請勿復立兩宗禪科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等上劄曰伏以 殿下學就緝熙德造光明宜無過舉有則必改而今於兩宗之事非惟不能改之又從而為之辭臣等不勝缺望若以此舉非為崇佛則尊僧奉佛之事已無所不至一國臣民決不可誣萬世耳目決不可掩也異端之害載在前史滔滔禍敗罔有紀極此乃 聖明之所洞照臣等亦知今日之舉特以奉承慈殿之教而姑為是命令也然不可徒以從親之令為孝而啓無窮之弊 殿下何不深思之乎臣等伏聞 成廟罷度僧之法中宗罷掌印大禪而又嘗語近臣曰媚佛而求福是學之不明也至於親製箴規以授 仁宗曰務去邪僻勿崇異端其所以貽謀後嗣者至矣盡矣此正 殿下之所當近法者也 慈殿亦豈不知 中宗之盛意乎 中宗之訓 仁宗者即訓 殿下也 殿下雖欲不違 慈殿之教而獨不念 中廟之訓乎

臣等之懇懇於此者誠以耳目之所逮也 上教又欲以此為

救弊之策臣等之惑滋甚今者百弊俱生萬事墮戕良丁日減

軍額日縮盜賊日盛求其所自則必有致之之由臣等未知其

果在於僧無統領而然乎設使嚴加搜括盡充軍額猶恐其未

能必也况復榮貴其身以張其勢哉臣等竊痛焉伏願 殿下

亟收成命答曰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一兩宗禪科不

允○右議政尚震以病辭職其辭狀曰臣素多疾病虛羸轉劇

臣者非當力爭以期日天臣之前日承教略達微衷將以是塞責尤

為無狀請命傳于政院曰三公一時呈病予深未安令內醫

往診其候劑藥療治製不允批答以送之震當下問兩宗設之

以對不能峻辭力爭以折其萌時議樂之

丙戌兩司啓勿復立兩宗禪科四啓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

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傳于政院曰見清洪監司李夢書

狀據惟新居段人李洪男呈書逆賊孫守恭兄守溫言漲元惟

新逆黨餘孽尚存至今忿怨見之至為驕愕孫守溫及辭連人

皆拿鞠

丁亥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事四啓不允○弘文館上劄論兩宗禪科復立事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以李冀為黃海道觀察使

戊子兩司啓勿復兩宗禪科三啓不允○成均館生負等上疏請勿復兩宗禪科不允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

開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庚申開宗戰時不火

(B)  
732.55  
4724  
[v.13]  
no.8  
0194263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8